列聖御製

十八

[illegible]宗
文

6

f
5241.49
1122
1814
v.19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rpentier

列聖御製目錄

卷之七十二

正宗大王文

卷之七十三

正宗大王文

東247893

列聖御製卷之七十二

正宗大王

文

策題 到記儒生秋試○丙申

王若曰歷代治亂其道不一其所以致之者其本安在歟或歸之於氣數之盛衰或歸之於人事之得失二說果皆深得治亂之要歟五百年王者作則五百年之間將不得見治一千年聖人起則一千年之內終未可撥亂歟以舜繼堯以禹繼舜而不待五百年之期殷道復興周綱再振而未滿一

千年之數則其可專諉於氣數歟周顯王之神靈漢昭烈之寬仁而未能宜復唐宣宗之剛決宋孝宗之志氣而終於委靡則亦可盡責於人事歟姬周八百年未聞成康之復作炎漢四百載未聞文景之再興抑有氣數之所致歟諸葛亮可謂三代上人而偏於三國柴世宗粗有三代之風而止於五季亦有人事之未盡者歟化國之日舒而長亂世之音噍而殺此果氣數之將盡而有召於人事歟人事之既失而無與於氣數歟孟子以春秋為一治以楊墨為一亂春秋一書是實載之空言楊

墨二道不過騁其詖說其有關於世道之治亂者何歟其間亦有人事氣數之可論者歟為治之具必曰仁義而徐偃宋襄之仁義無補於亂階亂之資莫過窮黷而漢武唐宗之窮黷不害為治者何歟漢用雜伯而反邁於宋宋尚儒術而有甚於漢者何歟邵子皇極之書論氣數而參之以人事董子天人之對論人事而驗之於氣數其氣數人事相關之妙可得詳言歟且一君之身或有始治而終亂者或有先亂而後治者此則似由於人事之得失而其間亦不無氣數盛衰之可言歟我東立

國粤自檀箕而上下數千百年之間其治亂之跡
亦與中朝無異得失皆可歷指而詳言歟何代之
治可比於中朝之某治何代之亂可比於中朝之
某亂歟何代之君可比於中朝之某君而何代之
臣可比於中朝之某臣歟大抵天下之道一治一
亂治極復亂亂極復治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
也然而三代之後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其故何歟
若以謂氣數漸降理難挽回則天地之運猶屬午
會若以為人心不古勢無奈何則皇降之衷元無
古今比子程子以祈天永命比之於修養引年而

未嘗專責於氣數必欲取必於人事者也嗚呼肆
予寡人新服厥命此誠天人向背之機世道升降
之會而顧以寡昧徒有願治之心未得制治之術
目今亂形未爻治效茫然俗之流失世之壞敗未
有甚於今日則何可望回亂爲治祈天永命之休
乎唐虞心法炳烺於典謨而蛸濩之中未能下精
一執中之工文武美政布在於方策而設施之間
難可望蒲盧置郵之速此予夙宵憂懼若隕淵谷
者也何以則琴瑟有更張之效庶事無叢脞之歎
而修擧既失之人事挽回將衰之氣數歟咨爾多

士其各悉陳治亂之道以為啓沃之資予將親覽焉

又 到記儒生冊試

王若曰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三代盛時尚已秦漢以來雖號為英君懿辟罕盡竝用之術者其故何歟并吞六國者乃有坑儒燒書之舉而嬴籙纔訖於二世威加四海者亦有安事詩書之語而漢道不登於三代武帝徒懷儒術而窮黷不已幾踵亡秦之轍太宗號稱文皇而征伐無厭卒及眇目之禍若是乎用武之君不能兼右文之治歟躬修

玄黙者每患匈奴之輕而金繒歲輸坐講老莊者無奈侯景之逼而玉軸揚灰東西晉以清談爲廟謨而邊備踈虞竟致神州之陸沉南北宋以道學倡文明而武略不競遂喪香孩之社稷若是乎尚文之世不能兼振武之策歟若以人才言之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安石不閑於將略馬武徒事於鳴劒張子房有儒者氣象而能樹汗馬之勳李衛公有將帥才幹而不與登瀛之選房次律曳落河之說終是文人之迂談党太尉進風撲之對可笑武人之麤氣則古往今來文武全才何其難歟杜元

凱賁武帝平江南而抱癖春秋則可謂武而能文歟趙韓王佐太祖定天下而從事論語則可謂文而能武歟大抵文武之道迭相為用其猶駈蛩之不可獨行而終古賢主能臣代不乏人卒無兼修竝用者則意者文武之道如水火之相反有不可調劑協用而然歟抑亦人才不古器量有局能乎此則不能乎彼而然歟惟我東方亦稱小華衣冠彬蔚則郁郁乎文吾從周矣然而北狄南戎烟火相警則勵兵講武陰雨之備豈容少緩而然而文恬武嬉婾惰委靡鳥啼蟲唫何補於筐鏞之治風

聲鶴唳無異於干戈之場宰相以簿書為黼黻之資將帥以訓鍊為弁髦之地文墜道喪之歎固非一日而有如塞鵰復至海鯨再動陸梁奔突不幸如壬丙之歲則雖有智者不知所為計矣思之及此寧不寒心何以則治國之謨克盡竝用之實而用人之方必得兼全之才合弛張之道享長久之美歟咨爾勿拘程式悉著于篇予將更覽焉

又 庭試 殿試

王若曰中之一字千古聖學之要訣也洪範之皇極居中中庸之大本為中範之所以居中庸之所

以言中者其中字之義同歟異歟先儒云未發底時節謂之中已發底光景謂之和然則未發之前中果何狀而已發之後所以為和者其體用相須之義可以詳言歟唐虞之執中執之以心成湯之建中建之於民其所以執之者用何工而其所以建之者以何道歟其表裏先後之次可以得聞歟子思於大舜則謂之以用中而稱其有大孟子於子莫則謂之以執中而譏其無權中則一也而用與執之間便有聖愚之分者何歟君子而時中則君子之所以時者要在何處小人而反中則小人

之所以反者失在那邊夫子稱閔子之言必有中許子貢之億則屢中二子之中果皆合於君子之時中而亦有優劣之可言歟有指堂室而喩中者有以射藝而言中者其取譬之義皆可明言歟河洛之數五皆居中天地之行土常居中北極為九逵之中洛陽為四方之中則其所以然之理所以然之故皆可歷論歟易有中正之説傳有中立之説中正之中中立之中宜無二致而立言之不同者何歟大抵中無定體隨處而在中無定向隨時而在則要使百千萬道理百千萬事為平均亭當

無所偏倚之差然後方可謂隨時處中之道而三代之後精一之法不傳而中字之義不明久矣以言乎人心則趨向是非之不中以言乎時事則輕重緩急之失中而時君世主身任天人之重則宜建中和之極而沉潛者不能剛克高明者不能柔克喜怒哀樂之發或不中而愛憎與奪之動非其宜表之不端而影不得其正源之不清而流不得其潔涇渭莫辨黑白難別薰蕕同器氷炭相濟而甚至於家家異學人人異論時象決裂朝著乖潰同寅協恭之風蔑蔑乎無聞面從後言之習滔滔

而皆是百度叢脞庶官癏曠亂亡隨至前後一轍可勝歎哉惟我東方雖非天地之中而粤有小華之稱箕聖九疇之目演為八條之敎則千載之下實有吾道東之休而洪範五皇極之義庶可講明而遵守之矣然而稽諸往牒君無用極之治民無保極之效而所謂執中建中之說不過古聖之影子紙上之空談則文獻之無徵禮樂之不興固其所也恭惟我朝　聖神承繼治化熙洽箕疇思傳之書尊閣而講讀之人心道心之說研究而討論之則宜乎朝無黨比之風士無偏陂之行而世道

粹然一歸於中正之路矣夫何挽近以来人心日歧時論益乖東西南北之各立門戶彼此人己之私自較計察之言論已失是是非非之公則驗之行事何望正正方方之道乎若此不止則其將國不為國人不為人而其於中天下而立正四方之民無異却步而求前何以則君臣上下各得其中設施注措無過不及正直平蕩之治允合洪範之謨而中和位育之功無負中庸之訓歟肆陳中心之言願聞中正之論咨爾諸生其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又 翰林被圈人召試

王若曰禹第洛書箕演洪範而皇極內篇作於九峯蔡氏蓋內篇出而書與範之數得矣九疇孰非洪範而篇名之獨取皇極何故萬數皆原河圖而卷首之只揭洛書何說歟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數則前圓後方其義可聞行數自一一而至於九九積數自一而至於六千五百六十一則此多彼寡其術可辨歟陰陽動靜之論何為先於九疇之目周程張邵之說何以錯於立言之中歟一為始而九為終以數之終始言也順為始而逆為

終以物之終始言也順數圓起於一而終數五九之不同何歟一不變而九畫變數之變化也數則九而用則十數之體用也體用亦一變化而或九或十之相差何歟始於一參於三究於九成於八十一者其說可詳一吉九凶三祥七災八休二咎四吝六悔者其理可推歟九野九州之屬皆用九數而兵陣之獨以八紀者何歟五行六氣之圖凡為七條而事物之舉細遺大者何歟以禮義為準以性命為端指何處而言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指何事而喻歟章為八十一而始於原潛終於隳

終何所取義候有七十二而起以蚯蚓結卒以荔挺出何所取象歟洞極潛虛牽合傳會則此篇之本於太玄者能無此譏易象範數一傳一軼則先儒之所不講授者何從究解歟潛守以下都缺數辭蒙晉諸目間取卦名者何歟五德五常何關於數而不厭反覆周禮中庸何與於範而亦復雜引歟大抵洪範為論道之書而數亦在其中故蔡氏以西山之法眷朱門之高足親受父師之訓潛研理數之原所著書集傳其於道器之大倫大經儻庶乎真切發明而惟是天地萬物推遷盈縮之數

有非集傳所能悉闡於是又著此篇究深極微補前古之闕文垂後代之成法謝無掛所謂幾於窮神知化者非過語也然一部之書成幾年百世之譜承無人雖老師宿儒之自詡博雅者一涉象數昧昧如郢書之燕說可勝惜哉予以否德叨承丕緒思欲以振文風興道學為賁飾一初之先務則此篇之理數頭腦必先使之家講戶讀精鑽力索禹書箕範之經緯淵源燦然若昏衢之秉明燭然後方可以做保極錫極之治而躋斯民於蕩蕩平平之域此其道何由顧因子大夫聞之

又 翰林被圈人更試

王若曰周禮一書元聖營洛以後制治之遺蹟也冢宰掌邦治而道始宫庭司徒掌邦教而道敷衆庶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而幽明格中外寧司寇掌邦禁司空掌邦事而刑罰中事物理其天理爛熟之妙用廣大精密之規模可歷言歟先儒論此書之最可疑者槩有數端財賦則有九職九賦及凡徵之偏正田制軍制則有鄉遂公邑采地之分合封建則有各等數服數及朝貢享幣之異同祭祀則有郊社禘祫及凡祀之純雜其通貫相足

之斷例錯綜互見之精義可條辨歟遭秦而逸及漢而出則何為獨闕冬官獲之者李氏上之者河間則何以不立學官歟尚書王制皆首司空而此篇之獨後何據周官六典各有分職而天官之總敘何說歟謂戰國不經之書者有之謂六國陰謀之書者有之或謂是劉歆僞作或謂是秦焰斷爛皆可指其人而析其疑歟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程子之言也必得文王武王之君而後可行朱子之訓也然則三代以後終無可行之日歟均田府兵略行於貞觀而未得其意青苗均輸錯

引於熙寧而秪歸病民然則周公以外將無舉措之人歟宣文世家隔絳紗而傳授臨川專門著復古而補綴俱可謂羽翼斯卷歟串珠碎王取譬者何義斷鶴剗琴貽譏者何故陳君舉之見斥李子何官何條鄭康成之力排臨論孰是孰非并可一一詳確歟大抵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萬事萬化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莫不畫備於此故先儒以周禮為周家致治之迹而百王取法之鑑然漢儒之竄置既多後人之疑信相半至濂洛諸賢雖斷然以為周公所作而名物制度之間諸家之聚

訟盖至于今未已矣猗歟我朝　聖繼神承治法政謨一遵成周而逮予否德篤好是書三晝費講討之工萬機資柯則之方必欲使古聖人為萬世開太平之意不徒寄於言語文字之末而奈之何治不復志事皆因循言涉稱引則歸之以迂闊典倣纖悉則難之以煩碎憚於更張者倡古今異宜之論安於小成者主生斯為斯之見一變至道邈乎難期此由予一人之根本田地未能造高明敦厚之域而抑為予任六官者亦不能辭其責也何以則得周公之心法追周公之制作不惟以訓詁

箋解規規於賈鄭之餘論而必驗之實事體之實
政歟咨爾子大夫其悉以所聞牗予

又 增廣殿試 ○丁酉

王若曰奎章閣所以奉安　列聖之御製而并貯
天下之圖書其規模制置欲飾右文之治也虞有
勑天之歌夏有祖訓之書商有盤銘之作周有大
訓之篇當時亦必有藏弆之處而今無所傳何也
漢有麒麟天祿之閣而建之於內禁唐有經史子
集之藏而掌之以宮人其沿革之得失可得聞歟
魏文帝以王象領祕書而俾韋皇覽之撰晉武帝

以祕書入中書而不廢著作之局其設施之大略可詳言歟至宋而有龍圖閣天章閣寶文閣顯謨閣徽猷閣敷文閣煥章閣華文閣寶謨閣寶章閣其世代之先後建置之處所命名之精義皆可一一歷指歟亦有學士直學士直閣待制等官其資秩之高下掄選之格例責任之輕重亦可反復討論歟以桃花文石為流杯之所以功臣圖像昭配烈之光者其制何歟開天章而問時政之闕除寶文而取魁甲之人者其意何居羣玉冊府見於何書龍圖老子稱於何人耶　皇明之華蓋殿文淵

閣文華殿弘文閣與我朝奎章閣之制同歟異歟大抵書以載道閣以蔵書鋪張列朝之謨烈興起四方之文化此帝王之先務而歷代之所重也是以雲章寶墨輝暎於窮宙玉軸牙籤流布於終古上應奎壁文明之運而下啓士林彬郁之風非直為一時觀瞻之美而惟我東方僻在海隅中國之文獻不傳偏邦之習俗且陋羅麗以来寂未聞治教之盛及至本朝式闡洪休典章文物煥然有述然禮樂之興必待百年制作之具亦有其時建閣蔵書蓋至于今未遑矣惟我寡人新承丕緒思欲

以顯謨烈振文化為先務置奎章閣於禁中又置
提學直提學直閣待教等官一如宋朝故事我東
方禮樂之本其在斯乎是宜上行下效風俗丕變
絃誦之聲洋洋於庠序之間譽髦之士濟濟於登
庸之列而奈之何人才眇然學究未變棫樸作人
之化尚未聞有成效之著可勝歎哉如欲使今之
學者克體奎章導率之意適追周家思皇之盛則
其道何由咨爾諸生其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又 庭試 殿試

王若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於四德為地於衆善

為主人而無信則不可以為人國而無信則不可以為國其為用顧不大歟厥孚交如義易揭訓惇信明義璧経駕説斯可謂君人之信歟信無二命夸史所稱王之藎臣雅詩攸勉亦可謂人臣之信歟夫子釋九二之爻曰庸言之信孟子論大人之事曰言不必信同一信字而前後聖立言之不同何歟兵食之可去而信不可去金玉之不寶而惟信是寶則行信之道若是其急歟有虞氏未示信於民而民信之湯之彰信兆民周之底至齊信猶歟唐虞尚矣三代無容議焉降及後世能踐者亦

多齊桓晉文假仁之霸主也而狎主夏盟竟踐曹柯之約能修霸業不貪伐原之利魏文戰國之僭侯而無忘虞人之期商鞅申韓之慘刻而猶示丈木之信則茲皆不失於行信之道而無可議者歟或有掛劒而以酬初心者或有抱柱而不失其信者斯固匹夫之信而亦可有補於世道歟大抵信之一字乃所以維持上下固結人心之要道也人君以是而御下人臣以是而事上上無疑阻下不泮渙當國家升平之日元首倚於股肱遠天步艱難之時手足捍其頭目此古昔聖王久安長治之

謨也夫何近世人心不淑俗習滋僞君臣之間情意未孚朋友之際疑貳成風上不信下下不信上是果由於導率之不明而然歟抑或由於世變之益下而然歟何以則上自人君下至匹庶信由中出有孚攣如人心日歸於忠厚治道可臻於咸熙歟諸生罄畫底蘊其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又 文臣製述 ○戊戌

王若曰春者歲之始在天為元在人為仁春之時義大矣哉春為蠢蠢者何義歟春為規規者何故歟律有六而大蔟之中是月者何歟神有五而句

芒之司是節者何歟木鐸徇路著於夏書象魏縣法載於周禮斯可謂對時之政歟土牛戒候戴記垂訓女夷皷歌呂史揭稱亦可謂行時之令歟或有入學而習舞者或有浴沂而風雩者玆皆順時之義歟薦韭薦笋載於享祀之典賜飯賜錢出於優禮之意亦是應時之道歟左个之居昉于何世上辛之祈肇自何時三代因革於建歲聖王之時不同何也兩賢是非於諫柳君子之見各殊何也漢帝之議振乏得無小惠之嫌歟宋宗之宴賞花或涉太侈之歎歟一夜之春膺之於何有脚之春

稱之者誰邠人擊皷以迎春何以迎之唐俗乘車
而採春何以採之邵堯夫詩曰三十六宮都是春
則六六之宮可得歷數歟朱紫陽詩曰誰識乾坤
造化心則乾坤之心可得推明歟大抵春之為氣
也生生為理發育為功三陽開泰萬物昭蘇上天
仁愛之德發見於是故人君奉天時體天道由是
而恩覆四海由是而子惠萬姓以至于草木昆蟲
凡有血氣之倫莫不喣嘘涵育如被太陽之春夫
何三皇之春既莫五伯之冬漸降未見德化之旁
流久致民生之困苦天道復元徒見太平之晝聖

王不作無復仁政之行可勝嘆哉惟予寡人履玆三元撫我羣品德不足以奉天時政不足以體天道八域少春和之樂蔀屋多春窮之嘆尚遲陰谷之照莫體大德之生對越天時予實靦然值玆青帝行春之節御此東方象春之邦苟欲使風俗和平人物熙皥囿吾民於春風和氣之中導一世於春臺壽域之上直與三皇之世同其春則其道何由咨爾子大夫咸以迓春之意各著敷春之策予將親覽焉

又 到記儒生春試

王若曰五行者氣行於天而質具於地者也其數之以五為紀其名之以行為義可得聞其詳歟有以始生之次第而謂之水火木金土者有以流行之次第而謂之木火土金水者其始生流行之序不同何歟陽變陰合品物流形則又何以五行為用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則又何為各具五行歟水火為氣金木為質則氣必屬陽質必屬陰而以水木為陽以金火為陰者何歟南方為火北方為水則南必屬陽北必屬陰而以水為陽以火為陰者何歟水黑火赤木青金白土黃五行之色也而

洞庭之水其綠如天淮海之地厥土赤埴烏在其水黑土黃歟水羽火徵木角金商土宮五行之聲也而龍門之桐斲以絙之五音備衡陽之金鑄而擊之五音具烏在其木角金商歟在天為五星在地為五德在心為五常在身為五臟者何歟其分屬之妙可歷指歟納音五行之訣其用何歟洪範五行之傳其說何歟是非得失皆可一一明言之歟大抵盈天地之間屈伸往來者只是五行之理氣而已故四時之變化人物之厚生莫不為資於五行之功用此人君所以變其氣也君子所以窮

其理也夫何叔世以降陰陽不順其軌五行不盡其則水氣淺而魚鱉不養火氣泄而煨燼爲害木氣衰而草木不茂金氣流而寶藏不興土氣薄而百穀不登豈二五之沴自不得不然而然歟抑人事之不修氣隨而汩陳而然歟如欲使二氣咸調五行順布人物蕃息財用不匱其道何由咨爾諸生其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又 賓錄郎廳及三館三曹堂下官應製

王若曰史所以紀實而徵信也史之爲書昉於何時史之爲言出於何義虞書魯史記載之文而漢

代之謂之經者何歟編年繫月記載之體而馬氏
之始為傳者何歟以言乎正史則有二十三代以
言乎野史則有數百餘家其纂次之優劣篇帙之
名目皆可歷指而明言歟五難五志為著作之本
三途三體為著作之例則其本其例也可得聞歟
實録時政之記何自而刱焉日曆史宬之稱何據
而名焉無懷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代
墳典不聞則禪通疏仡之紀誰能著之鉅靈亟傀
之事誰能述之軒轅姬周四史之目可以言歟夏
后殷家太史之名可以指歟三世踵修而皆稱其

良者何也四人并命而時論爲非者何也政駿見詡於當世壽收貽譏於後代其得失可言歟蕭生尤罪於子長呂氏不取乎孟堅其同異可言歟天有四序而何以獨謂之春史時有庶徵而何乃只稱以雲史樂莫盛於英莖咸韶而或比之制作之工物莫貴於桑麻穀粟而或說其文章之美文皇稱之以身鑑厥意何居孫樵謂之以墨兵其故何在青史之青圖有義焉彤管之彤亦有象歟鼇峯賦詩傳以爲盛事太液焚草豔以爲殊恩則其時代事實皆可詳言歟張輔著三不如之論不如者

何事也知幾上五不可之書不可者何義也當以心術為修史之範者誰也不以口舌爭修史之際者誰也王通不見於隋書果無是人歟韓通無傳於五代抑有深意歟或方千代之眉目孰所道也或喻一世之冠冕孰所言也大抵史之作久矣上而人主之言動政令下而時人之賢邪是非莫不直書而昭載著為不刊之書遂成作範之規褒貶嚴於一世勸懲垂於百代是以有國以來各有史焉藏之於金匱石室用以為周柯殷鑑列於域中之大權以作天下之大信此所以表裏六經日星

千禩者也夫何世級漸降史書多舛人乏南董之
直筆少遷固之良雖黄或隨其愛憎朱墨各任其
聞見不足以爲後來之權衡也古人立史之意豈
其然乎玆予寡人閱簡策以考其言議遡往牒以
定其得失未嘗不惓惓於是而慨然乎良史之罕
有也惟我東方最重史事春秋起居之職掌其記
注内史外史之官倣於成周置史之方若是其備
修史之道宜得其要觀乎實録之纂次而可知史
法之滅裂噫時政之記載既設其官國史之編修
更屬别人開局備員幾晝一時之士屬辭比事未

必三長之材既難專心而致志殆同餘事文章從
以曠日而留時祗令虛損經費已失精約之道安
望著述之工此未必不自於史學之不明史才之
難得而然也何以則闡明春秋之義而深求筆削
之旨作成荀袁之才而俾任編摩之責使史學日
興而史才輩出乎咨爾子大夫身處修史之地目
擊修史之事必有皮裹之陽秋可裨東觀之著作
其各悉陳予將親覽焉

又 庭試 殿試

王若曰義利二字即古今邪正之所由分而天下

國家治亂之所由關也盖自唐虞授受之際已有人心道心之説則所謂人心者似是利心而原於何物所謂道心者蓋指義心而根於何處歟先儒釋之曰或原於性命之正或生於形氣之私然則性命形氣之分可得詳言歟王道惟義是取而譬之於金霸道惟利是尚而喻之以鐵其義利公私之別王金霸鐵之意可得詳聞歟漢用雜霸而猶享四百之祚唐非純王而亦啓千一之運則王霸竝用義利雙行固無害於為國之道歟有宋之仁厚家法 皇明之制作彬蔚些有三代之風則可

謂先義而後利然而國步之全盛邦籙之緜遠反
不及於漢唐之世者何歟踐土會盟之舉未必專
由於利而孔子譏其譎睢水縞素之師未必皆出
於義而朱子許其正豈其義利分數猶有多少之
别歟樂毅之不屠二邑盖出仗義之計而卒致恵
王之疑項籍之不應三玦實非不義之舉而反受
垓城之敗渝盟追羽子房賛一統之業割恩取璋
孔明成三分之功則義或有可捨之處而利或有
可趨之時歟利居四德之一而乾道主利故大易
之爻言利處甚多而喜讀易之夫子罕言利善用

易之孟子不言利同一利字而抑有彼此同異之可言歟葱嶺之訣以遺外利慾為先而揆以誅心之法則難逭於自私自利之罪金陵之學以高談孔周為務而驗諸行事之間則不越乎計功謀利之習其心術隱微之際亦可覷破而明辨之歟自奉天書壞了平生之相業歸對黎渦玷却半世之名節夫何介石之人有此濡尾之歎歟朱紫苗莠之相近則何以別之於其初熊魚人獸之既遠則何以一之於其終大抵義是天理之公而利乃人欲之私也公私咫尺舜跖天壤而天理常負人欲

常勝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天下熈熈皆為利来
天下穰穰皆為利往有以財賄而為利者有以名
譽而為利者學本欲為己而有以學為利者仕所
以行道而有以仕為利者雖其所圖有優劣所趣
有清濁而出於天理之公而都歸於一身之私則
一也於戲我朝四百年規模所以維持纏緜者實
賴士大夫義理而以今之時俗觀之儒士利於科
甲而以雕刻為徼倖之技平民利於閒遊而以耕
織作等閒之事貪官利於財而虐民之政多廉吏
利於名而違道之譽騰至於朝廷表率之地義利

尤混選注多不公之歎言論多徇私之弊厦氊之
上章奏之間洋洋乎多義理之談而使識者傍觀
則千塗萬轍皆騖於利而一條義理之正路殆將
茅塞矣此其根柢必有所自来源流必有所由成
而拔本塞源存天理遏人欲亦必有其道矣咨爾
諸生其於義利關頭必有商確於胷中者其各無
隱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又 到記儒生春試○己亥

王若曰天地間升降往来者這是一箇氣而已則
王者對時之政寧有急於調三元而順五軌哉天

開於子而旺於木地闢於丑而旺於火則水木土火無非生旺之理而人生於寅獨不言寄旺之處者何歟自虛而自實者氣也無始而無終者氣也則何以有清濁粹駁之異混沌淆漓之别歟或曰天依於形地附於氣然則天地依附之自不相關歟又曰理形而上氣形而下然則理氣升降之本不相須歟大芋頭小芋頭之說所指者何物也死太極生太極之論所辨者何義歟律有十二而黃鍾為始氣有廿四而中氣為樞則黃鍾之所以損益諸律中氣之所以推驗節候之妙皆可詳言歟

氣有母子之稱何者爲母而何者爲子歟氣有機緘之號何處是機而何處是緘歟乾之所以靜專動直者理乎氣乎坤之所以動闢靜翕者氣歟理歟有以海水爲喻者有以寶珠爲譬者皆可歷指而詳言之歟始震終坤何以爲先天之卦序始坎終艮何以爲後天之卦位歟乾之遇巽而月窟可觀地之逢雷而天根乃見則一陰一陽似有定位而互爲根柢動靜無端之義於何處看得歟唐堯欽天曆象是先虞舜協帝璿璣載察則午會文明之象泰階熙皥之治尚矣無加而春風亳社商民

之和乃如彼乎鎬宮岐西周家之治展若斯矣五風十雨驗之於何代九穗兩歧致之者何人歟三代以前天和滋至而休徵嘉瑞書不槩見兩漢以来人事多舛而鳳凰神爵史不絶書者何歟木鐸先春夏書攸訓土牛送寒豳詩所載則先王茂對之政亶不外是歟葭灰測候容成之舊法也黍律回春鄒子之遺術也其所以然之故可得詳聞歟漢曆太初起於鍾律唐曆大衍起於蓍策元測晷影而厥有授時之曆明因積分而爰造大統之曆則其推步占驗之詳可得明言而得失優劣亦可

的論歟明皇按鼓而柳杏徵吐武后宣詔而苑花經發惟彼衰唐自絕于天而化欛神權猶在於手者何歟天之沆瀣浮在於子半人之清明必察於夜中則灝氣夜氣同歟異歟大抵天人一氣物我一理人感而天應人即天也我感而物應物即我也雲龍風虎各以氣從水流火就亦自類聚故人君敷和於上則百姓涵和於下心和氣和形和聲和而天地之和於是乎應之矣惟我東方雖在一隅雅稱小華而至于我朝　列聖相傳時無災沴俗躋雍熙囿一世於太和元氣之中者四百年于

玆肆予寡人嗣受艱大夙夜寅畏罔敢違寧而饑饉連歲寒燠失時人和未臻治效愈邈興言及此寧不懍惕何以則內盡修省之實外全付畀之責使吾方寸之地先得太和之氣而天心底豫民俗於變雨暘之以時肖翹之遂性殷后六責庶不為空談宋公一言能致其實效歟子諸生學究天人識通今古其於醫國之方必有對證之藥其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又 到記儒生春試○庚子

王若曰桓譚有言曰治國舉本業抑末利工賈之

於農同在四民之列而或厚或抑者何歟器械以
粟易有無以貨遷民生日用皆不可闕則扶抑之
政毋或太偏歟夏后氏盡力溝洫管夷吾禁止奇
巧王霸之於厚本抑末亦無二致歟秦給多粟之
復漢賜力田之爵同是厚本而一亂一治者何也
文王制產里有不毛之稅武帝窮兵夫出浮游之
布同是抑末而或是或非者何也樹榆畦韭齊民
變好末之俗望杏瞻蒲蜀國行勸農之政渤海之
治固為第一而孟昶之祚從以不永何歟慮趨末
而請罷鹽鐵酒榷者誰歟志務本而為鑄鎛錢鉏

斲者誰歟金粟生死之說出於何人銅穀姦勝之論見於何書轉末技而緣南畝賈生有請舉末利而為收孥商君制法夫如是則工倕之指可墮日中之市可廢歟田多墾闢其績為最民多私利其國乃貧以至於雕刻紋縷之傷農擅斡山海之浮食而極矣本末之勢不能兩大若是其相懸歟瓜果種之互相問遺唐鄴侯之有功市井子之不得仕官漢高祖之抑末明君良臣之眷眷於本末之際者槩可見矣大抵天下之事有本有末稼穡本也工賈末也工以贍器用賈以資財賄相須而成

有難偏袪而比之民天輕重迴異自古賢君未嘗不以厚本抑末爲心稼穡爲寶工賈是賤上有紅腐之積下無貪巧之徒國以之富庶民以之給足三代之治此其根柢而況我 列朝聖繼神承躬耕蠶以爲民先退工賈不齒士流祖則減而災則蠲克盡務本之道場有稅而匠有布又示抑末之意則宜乎人皆服田民不趨利野無不闢之土肆有不售之寶而惟予寡人叨承大位凡於繼志述事之政靡不孜孜講磨務本抑末之方尤所眷眷者夫何挽近以來俗尚日益媮惰田畝不事刀錐

是爭編氓襏襫日竆於蔀屋賤夫綈縞日糜於都市本既就殘末亦隨衰噫嘻有識之歎固已久矣何以則反今為古敦本抑末地則盡力人自務實稼穡騰屢豐之頌工賈安通功之業無農一食六之嘆有軼三躋五之盛也子大夫即四民之首也平日必有講磨于中者其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又 到記儒生秋試

王若曰國家興替係言路之開閉言路之於國家顧不重歟有虞氏之察邇復達四聰夏禹氏之拜

昌更聽五音以舜禹生知之姿而汲汲於言路之開者何歟路徇遒人之鐸朝建進善之旌明王開言路之政若是之勤何歟旅賁規于輿暬御箴于寢商賈議於市庶人謗於塗古昔言路若是之廣歟或有乞於養老或有詢於採蕘言路之廣矣而猶且有乞有詢者何歟諤諤而昌墨墨而亡其昌其亡專由於言路之開閉歟詩贊不諫亦入書稱不命其承聖如文王賢如高宗則固不待於言路之有無歟齊威王設三賞而諛佞用晉文公懸兩賞而霸謀進言路之闢不闢不係於賞之多少歟

或置函而来諫或設匭而受書開言路則同而治
亂之迴然不同何歟秦始置大夫官漢初秩八百
石秦漢以前任言路之責者誰歟天子有七人諸
侯有五臣中丞察百僚侍御察六品言路之增損
廣狹亦在於國之大小位之尊卑歟充耳如瑱或
譏犀象之盡用苦口利病或比扁鵲之良方一譏
一比之間亦有反隅於言路者歟出旗鼓壯征之
師老臣陳塞路之戒荷衮冕東朝之問賢相進開
路之請兩人所以惓惓於開塞之際者可得聞歟
榮班聯錦諫紙賜藤知出開納之寵補闕連車拾

遺平斗亦爲廣布之端歟比干之近焉而見剖心之慘魏徵之親焉而致踣碑之怒陽城之緩焉而遭遷官之貶言路之難果不止於三難歟或閉於開城門之日或廣於置鼓院之時閉之者誰歟廣之者亦誰歟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内而知己政外而見民情人君之於言路果有遠近内外之可言歟從繩則正生姦於偏無蔽曰明拒諫爲昏人君之於言路亦有偏正昏明之可言歟或指驄馬而避或稱鷂鷹而憚若是者勁直風稜固可合於登是路歟或受噤烏之譏或畏仗馬之斥若是

者媕婀情態能無愧於壞是路歟或冠以豸或衣以繡或列三緊官或許三獨坐言路之清貴於斯為盛而或效轅駒或如木偶或承一二臣風旨或無三十年獻替言路之殽雜若是之甚何歟大抵有國之有言路猶人之有血脈通則安不通則危闢而廓蕩則如九衢之坦閑而茅塞則如百折之難善之好而千里来告言之杜而一世冥埴存亡隆替較若黑白古之明王知其然也大開不諱之門高揭納約之牖示我周行必求諸道爭臣拂士遵是路而彈冠良箴讜論由是路而補袞上下俱

榮民庶永賴言路之於國家果何如也猗歟我朝最重言路遴選剛方之士尊寵臺閣之上勉以勤攻許以風聞既又董勵薦紳各陳執藝之義旁求草野必採獻芹之忱致諫之道非一而進言之歧有萬呌閽則有賞緘口則有譴重門洞開公車山積百千事爲莫不從言路上做去夫何挽近以來此路漸窄噎啞成俗沉默爲能滔滔三緘寂寂一鳴雖以予御極後事言之責己之教求助之綸凡幾遭矣骫骳之論時或應文骨鯁之言未嘗入耳大而寡躬之失小而官師之規視若弁髦擔却笆

蘺睠彼言路鞠爲茂草始也如矢之直今焉如鉤之曲興惟及此寧不寒心苟究厥由莫非予如流之誠不足以動臣僚轉圜之量不足以聳觀聽言未有康色之受度未有舍已之從反躬自省何暇尤人而亦安得不介介於今日任言路之責者乎何以則野無嘉言之伏朝有敢言之風直聲日聞良規日進使言議一路豁然貫通遂躋於熙皥治平之域歟予大夫平日必有慨然於言路之杜塞者當此可言之會其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又 到記儒生春試○辛丑

王若曰易曰知周乎萬物知於人大矣哉言四端則系乎末言六德則居乎首其四其六之間或末或首之旨可得以聞歟在道為貞在時為冬為貞為冬之義亦可得以詳論歟羲繇曰效天唐子曰由人天人之際各有所指而言歟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德慧術知恒存疢疾睿知之知術知之知抑有粹駁之分而然歟或曰樂水而取其無滯或比行水而取其自然或云猶水而取其不腐古人言知必也稱水者何歟大學格致之知中庸達德之知易經光大之知書經明哲之知魯論不惑之知

鄒書不慮之知同是一箇知字而這裏自有同異本末大小精粗之别歟顔子如愚曾子以魯一愚一魯若與知相反而俱在上知之列何歟知者動孔夫子之垂訓知欲圓孫真人之著說則知者一於動一於圓而無靜時工夫方底規模歟蜘蛛智於布網蛣蜣智於轉丸老馬智於知路玄鳥智於知時彼物之偏且塞者亦同得乎天賦之一端歟廣智必先多聞益智莫如書籍其廣其益之在多聞在書籍何歟老聃著經斷之曰棄韓愈作文揖之而送智之於人何負何害而棄之送之若是容

易歟裨諶出郊而鄭國賴其智賈詡闔門而天下歸其智或出郊或闔門而同以智聞何歟指藻梲而斥臧孫之何如歎葵衛而譏鮑子之不如其斥其譏之事可得以詳言歟文禮樂可謂成人法虞舜是謂君子則雖有才智之美禮樂之不文虞舜之不法未得為成人亦未得為君子歟百里奚不用則愚而用則智甯武子無道則愚而道則智人之智愚亦隨時而自我開閉歟赤幟天子收大功於鬪智黃絹幼婦逺奇禍於較智一鬪一較之間亦有得失之可論歟秦有智囊漢有智囊魏有智

囊晉有智囊四智囊之聰竅慧實顧不足比論於
大方之家而至若淳于髡之辯說東方朔之滑稽
夫夫之賤尤不足掛齒亦能以不窮之智見稱何
歟其智如目韓非發歎其智過軀陸俟承褒智之
用亦有遠近長短之可言歟齊南則智山東則愚
人之智愚亦係地靈之如何歟不學則惰誠在何
書多財則損言出何人歟衆智為智劉貢父之格
言大智不智姜太公之韜略帝王取人之善將帥
禦敵之術亦可以反隅於養智之極工歟大抵人
性有五知居其一以之而分別是非以之而通達

事理慎思明辨罔不資於知文理密察罔不本於
知義利之開曉善惡之剖析瑩澈疏通而各當萬
理周流委曲而不偏一隅仁無不包而知行乎其
中信無不周而知居乎其内由是而治己則如秤
有星由是而治人則如尺有寸孔孟顏曾之繼往
開来堯舜禹湯之明德新民莫不從知字上轉運
出来則知之為用可謂盛且廣矣猗歟我東受天
休命上而有聖知之君下而有忠智之臣克贊光
明之業夬袪愚蒙之風為學則利仁用人則去詐
朝無飾智之士國無舞智之流知幾其神發謀如

龜慮於未形見於未萌措國勢於磐泰之安夫何
挽近以来賢智之人尚矣難求而材智之人寂然
無聞以言乎學問則踈漏穿鑿以言乎謀猷則迷
闇茫昧胷中既沒籌策身外何論經緯舉一世之
人如坐波浪滚滚攘攘東湊西泊朝廷之規度不
立士夫之趨向未定識者之竊嘆厥惟久矣何以
則復彼五常之知牖我一國之愚分別是非如鑑
水之空平通達事理如乾坤之軒豁永黜小黠偕
底大道子大夫必有知慮之拔萃者其各悉著于
篇予將親覽焉

又

閣臣承
旨應製

王若曰姑息者委靡苟且之謂也治教以是而不振學教以是而不興則為治為學必先革此弊然後可致郅隆作成之美矣時雍之化莫盛於唐虞則其做治之要可以詳言歟天縱之德莫尚於夫子則其用工之方可以指陳歟治水之績九載不成而一任其曠職進學之功十年為漸則似欠於日新其故何歟太戊修德之效三日而祥桑枯死顔子克己之工一日而天下歸仁何其捷應之至此歟周大王之遠避狄殆甚後世之羈縻公明宣

之不讀書便同末學之遊惰而孟氏稱之以畏天朱子載之於小學者何歟曹參日飲醇醪則似不免瘝曠之患賈誼立談痛哭則可謂有奮勵之志而尚論之士不以為然者抑何歟冉求之力不足乃有今汝畫之責子路之聞斯行反垂父兄在之訓用工之緩急亦隨人而各異歟絶懸鐘而伯業卒興斷機織而廢學是戒則其奮勉之功亦有可取歟唐藩鎮之不恭遂至於亡宋知州之不振終歸於亂其故可得聞歟漢唐以來儒者或局於箋註或流於佛老其弊何由而稍自振起者亦可以

歷數歟安石變法而階亂則無寧因循之為得象山躐等而論禪則不如支離之為愈歟以大承氣湯為當世對證之劑以門外攤飯戒學者不耘之弊果在於何時見於何書而可以詳論其旨歟大抵治先振發學貴勇進為治而振發然後可躋郅隆之化矣為學而勇進然後可致作成之效矣叔季以來姑息成習為治則舉皆媮惰架漏度日為學則安此暴棄因循過時規模苟且無宏遠之謨氣質委靡乏奮勵之志率多陷溺於名利中科臼而莫或振作於德業上工夫如是而尚可望郅隆

作成之效乎此程夫子所以有無善治無真儒之歎而挽近以來為弊益深文武習於恬嬉紀綱任其頹弛欲講救民之政則罔念凋鮒之甚急欲勉行仁之術則殆同攘雞之姑待朝不謀夕苟安為事而治不隆矣賢關少飭躬之士巖穴尠讀書之人講義理則無操戈入室之志壞行檢則有隨流逐浪之患未嘗從脚下做起竟不免悲歎窮廬而學不興矣豈世降俗末聖遠言湮而然歟抑為治興學之方未得其要而然歟今欲一挽而至於至治一蹴而至於至道則其術安在子大夫必有經

渭于中其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又 到記儒生春試

王若曰三三之日古所稱令節也上巳秉蘭見於韓傳曲水流杯載於楚志其所以秉蘭而流杯者何歟驗日陰晴知養蠶之衰盛分朋馳逐較射兎而輸贏其占候之所自風氣之所尚皆可詳言歟三節之蘗置可飾昇平四民之竝出足矜繁華歟蘭亭修禊世傳逸少之筆太學聽琴人誦昌黎之文古人之勝致高韻可得以遡論歟金堤石壇陋矣華林之侈觀匹帛叢花徒爾公山之登眺其得

失優劣亦有可言者歟故事上履諒谿踏芳草之俗而近臣賜圈奚取帶細柳之義歟漢館躬桑蓋始於是日宋苑賞花亦在於茲辰歟後筵坐回汀誰氏所賦春風弄彩旗何人所詠皆可歷指而詳言歟大抵四時平分六氣推敍揀良選勝命為佳節若五月之端午九秋之重陽何莫非舊俗之所傳記騷人之所吟哢而若乃時雨降而萬卉滋條風至而庶物昌孰三三若哉然時和歲豐而後民得以酬令日政平俗熈而後人得以樂嘉辰而近歲以來水邉之車馬全踈樂園之遊觀不聞徒有

元巳之名而莫追上除之盛豈予對育之工未得
其要羣情鮮愉而多瘁年事頻歉而少稔使斯民
不能樂其樂而然歟今欲時序順布雨暘均調熙
熙然躋吾民於春臺之上俾得以樂嘉辰而酬令
日則其道何由子大夫其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
焉

又 到記儒生秋試

王若曰司馬遷有言曰地用莫如馬馬之為政有
國之不可闕者也軒皇陟位飛黃服皂唐后麐籙
赤文俟日帝王之興必有神駿之來應者何也大

昏納徵實用珪馬草野聘賢爰馳駟馬駕鑾輿則六轡如組服戎車則兩驂如舞會朝廟則班毛行蒐獮則齊足降精而行地上致遠而利天下馬之為用若是之廣也春秋冬夏皆有祭水草飢飽皆有節相醫而攻其疾弊帷而埋其死聖人之養馬愛馬若是之勤歟周有六種四種二種之辨齊有上駟中駟下駟之別其詳可得聞歟負奇文於河水太昊畫卦籥歸雲於渥洼漢武作歌同是受天之貺而得失迥絶者何歟騁八駿於瑤池國幾為墟繫千駟於牛山民無能稱受屈乘而百里辭虞

歸文馬而孔子去魯馬之無益於國若是之甚歟曰龍曰騋曰馬一畜各其稱焉乘驪乘翰乘騵三代異其尚者何歟減飛龍一半之芻食黃騮三品之料或減或食之類可以指論歟譬於士則或稱伏櫪擬於臣則或稱戀軒取義則或名其官倣式則或號其門其譬其擬其取其倣可以歷言歟魯僖公之思無邪駉牡在坰衛文侯之心塞淵騋牝盈野馬畜之阜殖亦係於人君本源之地歟大抵從古帝王必勤馬政事無大小莫不有用天閑養秣非所以備馳騁也圉人翦拂非所以備射獵也

鉤鈴鏤鍚非所以為觀瞻也鞍轡銜勒非所以為
絡飾也於是乎有公馬仗馬毛馬之分有介馬左
馬幣馬之殊馬政之不可闕有如是矣至于我東
最重是政列置監牧之官刱為分養之制于以備
康侯之錫于以備伐駟之羣果下馬名于中原土
產馬盛于域內夫何挽近以來畜物不蕃牧弊漸
滋執壤之馬俱屬款段開市之馬全是駑駘十八
場孳長日縮數百州故失相續六龍之御固無傷
於鈍劣三軍之用揔不免於羸瘦乃至有廢牧場
還設之請馬歩兵相換之計時值昇平尚此姑息

脫有緩急將何所施言念及此寧不寒心何以則養不失其方御之得其道在野有量谷之美在廐有騰槽之良馬出丘甲民無假貸之患馬須士卒軍有馳突之壯也莫曰聾蟲實係大用諸生必有講究于中者其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又 抄啓文臣課講比較

王若曰箴之為名取喻於鍼石所以攻疾而防患則為用也亦切矣惟此箴字始見於何書而其為體製最近於何文歟大禹垂鞀時聽箴規高宗得輔必求箴誨則箴之名已出於夏殷之時歟頓挫

清壯文賦所稱警誡切劘東萊有言則古人之論
箴體者果孰得而孰失歟盤庚有無伏小人之訓
左史有敢告僕夫之語小人之所箴者何事而不
告諸后告諸僕夫者抑何義歟張蘊古大寶箴進
於何時王禹偁端拱箴作於何職唐帝賜君臣之
箴柳州作師友之箴師友之間固可以箴相規而
君之於臣亦必規之以箴者何歟十二官箴出於
揚雄而或追述百箴丹扆六箴作於衛公而或綴
成續箴皆可歷指而詳言歟視聽言動之箴程伊
川發揮克復則固是百世之標準而誠敬謙謹之

箴樓會稽分屬表裏則亦為吾儒之法程歟大抵所貴乎箴者砭失而警過也故傳曰箴誦於官又曰官箴王闕是盖無逸所稱胥訓告胥教誨之意則固與賛頌等文字意義自別而比諸名器之銘語尤切而戒愈深然則箴之作與不作不亦有關於世教歟挽近以来此道衰廢不但謇諤之論久矣不作抑亦暬御之誦闃然未聞唯諾為事婀娜成習規箴二字擔却一邊有失而無以砭有過而無以警若此不已何能為國此予所以惕然警懼者也如欲使今之搢紳士夫下而自箴其過上而

箴予之闕以至百僚師師互箴而相規克追古人胥告胥誨之風則其道何由咨爾子大夫各附箴警之義仍陳鍼石之說予將樂聞而翕受焉

又 到記儒生春試○壬寅

王若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都諸侯中百里而都貢入之路不遠故漕運之法未講也漢初運山東粟給中都官由是漕運始通而歷代行之唐有三節之運宋有四路之漕轉般之設始於裵耀卿直運之法創於曾孝廣以至元用伯顔專尚海運而皇明仍之復立支運兊運之制則盖自三代以降

未有不待漕而足者而其法之屢變有如是矣我
國漕運雖有自上游流下者而三南轉輸皆浮于
海達于江都下之用專賴於此其為關重不啻若
唐之京口宋之汴河也在勝國時沿海置十漕倉
本朝則只有嶺湖數處其多寡便否果何如也至
於海運之路自麗訖今未有改也破船臭載之患
莫甚於近日其弊安在安興掘浦之議其來久矣
可否相持不能歸一則至有左右設倉以避水險
之論盖以海道千里惟此為患而今則內洋平波
皆可以摧檣草港沙嶼亦無不敗艙非獨安興為

險此其故何歟或者謂以湖南列邑賃載私船故絜楫未完沙格不齊發運無時護送難周逗敗之患由茲而致若設漕船漕卒作綱而運則可捄此弊此有大不然者朝家既於嶺南設此法而五江之民以賃載爲生者已失利矣若幷湖南之利而奪之則設令少益於海運其於江民何此予所以寧損於國不能從漕船之畫者也第令漕運一事民國受困是豈細故也朝家寧忍坐視不救乎子大夫必有能洞古今之制究利害之原使公私俱便而宿弊自祛者其各悉陳于篇予將親覽焉

又 到記被選儒生再試

王若曰一世之士必有一世之習觀乎士習之美不美可以論其世也唐虞凝績彖彖有常周王作人濟濟以寧則尚矣無論已絃誦之教鄒魯為盛而斗筲鐘鼎不足與於三等儒服立門畢竟止於一人抑何故也聚談稷下終流於迂恠者何歟獨譏綿蕝或許以大臣者何歟西漢之經術雖盛而胡至於分門立黨東京之名節可尚而不幾於居下訕上歟雕蟲是貴魏道以之陵夷玄風既興晉綱於焉大壞先儒之論誠有足徵者歟挾伎而通

主第則糊名之法何足以防姦舉幡而訴闕下則留師之請果可以稱賢歟談理說性盛莫盛於有宋之世而高帽濶袖可以有得於伊川之道歟至若金章宗以華教變夷俗而一時之儒風可觀高皇帝尊朱氏為功令而東林之講學最盛其人物言論氣味之詳皆可以歷言歟大抵士為四民之首有百行之責養其身以有為禮經垂訓助人君明教化漢史有言士能尚名檢而敦行誼崇禮讓而重廉防則其習義而俗為之隆矣反是則其習壞而俗隨而汙矣其有關於國家為如何哉我

朝專尚儒術崇奬士氣導迪之方靡不用極粤在
盛時士知為學人皆自重行己有恥相觀以善文
采節義彬彬有可稱者奈何近年以来習尚漸卑
居家則樂放縱而惡拘檢處世則棄靜拙而趨躁
競元氣既萎百弊斯興予為是憂思欲丕變申諭
斯勤聽言愈邈彼鄉曲無知之徒恣行鄙瑣之習
者固不足道而惜乎京華世臣家子弟亦皆因循
謬習莫肯激勵科場雜亂之禁非不嚴也而借述
挾册未能改也賢關教養之意非不至矣而規避
齋任亦猶前矣甚至殿庭對策尚自襲套屢令召

致假稱在外士習至此良可寒心豈予所以教導者未至而然歟抑舊習纏繞終莫可以自脫歟今欲一變其習由今反古使儒風丕振俗化郅隆則其道何由子大夫亦必有慨于中而講于素者其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又 三日製

王若曰科試講經之法昉於何代設科取士始於隋而明經之稱見於唐唐以前則無講法歟明經之所講者何經而臨講歟背講歟帖括得六者方許試策所謂帖括之式何如而所謂得六亦何指

歟自唐以後代有明經之科其法之損益因革皆
可詳言歟我朝科試略倣中國之制合講製而為
一蓋未有講而不製製而不講者也無論式年講
經即增廣有講別試有講謁聖有講到記試圓點
試亦皆有講而多者三經中二經四書中二書少
不下一經一書雖其多寡不同罷行不一而　祖
宗朝重講經之意斯可見矣粤我　先大王以諸
科講法多廢士子專趨製述不務誦讀命大科講
一經小科講小學行之數年旋又停廢而只緣衆
議之不一非為有弊而難久也予於科制欲有所

通變者久矣有未遑也且與其刱立新法曷若稍
修舊章增廣謁聖到記等諸科講法雖難畫復而
特復圜點之講經書雖難盡講而只講三經中自
願一經則在士子不為無益而亦不至甚難此法
之便否果何如也或謂書須成誦朱子有訓而今
之士子大抵鹵莽能誦經書中一章全文者亦或
鮮矣若使各習一經常自持守則殆同漢儒專門
之業庶免古人矇經之譏此法便或謂所貴乎讀
經以其解文義而明聖旨也若使製述之士兼行
背講則勢必專意口讀無暇尋繹雖令遍誦七書

不過如今之式年應講者徒有分力之勞實無開卷之益此法不便未知二說果孰為長抑欲使誦經而應講者毋徒專意口讀如後之說殆同漢儒專門如前之說則其道又何由歟今以廣謀之義有此發策之問咨爾子大夫必皆熟講于中其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列聖御製卷之七十二

列聖御製卷之七十三

正宗大王

文

策題

到記儒生春試○癸卯

王若曰賙賑者有國之大政也民値饑荒仰公穀以爲命而堯湯之世未聞擧賙賑之政以其藏富於民無所事於倉廩之開斂周之大賚齊之興發未知必在於歉荒之時而至若下詔議方春之貸巡野施歲時之惠其貸其惠果無異於後世之賙賑歟子路之簞食壺漿聖人止之子皮之戶粟一

鍾叔向羡之其得其失可得以詳言歟河東之移
粟關中之就食其事則同而一非一是者何歟或
捐三輔之公田或除一年之租稅反有勝於糜粥
之無實歟天而紫垣既有主賑之星地而南畝尚
有滯穗之利況在人君體天法地之政其可忽賙
賑之方乎惟我國家最重斯政凡係恤窮賑貧殆
同救焚拯溺穀名常賑倉置交濟壯老弱之區別
十二巡之排比晷長則加給麥登後始輟或遣御
史或付方伯假貸換為白給饘粥間以壺飧以至
逖矣耽羅船粟往哺則　祖宗朝惠澤可謂浹人

肌骨矣挽近以來漸不如古徒有魏野散四之民
未見青州活萬之政言念及此寧不慨然咎在一
人尚誰尤哉去年畿農已判慘歉湖西沿海不免
災荒甌石無儲杼柚既空蟬腹頗頷之狀鶉衣呼
號之聲如覩如聞回念蔀屋之愁苦何安廈氈之
寢啖惟有賙賑一事可以濟活衆命而予未知一
口一包能無不贍之患三旬三饋能無難繼之嘆
歟抄飢之際吏不售姦俵穀之時民果受惠歟鹽
醬或不失味疾病亦皆有養歟惟予一心憧憧恫
若在己玆當策士之日未暇及於他事子大夫平

日必於賙賑之策有講究于中者須各勿拘程式
條列于篇予將親覽而採用之

又 抄啓文臣課講比較

王若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衍義治平之闕備大學體用之全寔人辟致治之要也衍義之作顧忠於時君而獨漏二條瓊山之學有邃於前儒而補成全帙何也豈其不補而不為闕補之而不為衍者存歟原書所衍四分居三而帙猶無多續編所補獨舉其二而卷溢數倍何其繁簡之不同歟合二書而言之則何體何用孰理孰事而前後之巧

拙果何如也審幾微所以補格心之闕成功化所以收治平之效則補篇中亦有成始成終之可言歟其大目則有十二之分其細條則有百餘之多其次第凡例之詳皆可指陳歟文胡不純乎雅而或涉於俗事胡不雜於儒而又近於吏歟治道莫尚於絜矩而義無所衍傳文不及於兵戎而說得最詳者何歟備論遏盜之機則似乎礦賊之逆覩而全諱縱閹之禍則豈其老奴之積畏歟綱張室具之喻得無近於矜伐素書金匱之譬亦可謂之襯切歟衆目布列誠若散錢之富八條同貫可免

欠索之譏歟　高皇圖揭殿壁則徒曠感於千古
孝宗進講經筵則被恩榮於一代士固有幸不幸
而然歟大抵大學一部自三綱而為八條自經一
章而為傳十章則孔曾相傳之際已自有稍衍而
漸備者矣至於西山之書只論四要而丘氏之編
追補其闕則凡從古以來經傳子史之言可附於
治平二條者於是盡之矣使後之制治者其於用
人理財安民禦戎之政隨其遇而揀其類則故事
時宜無不開卷瞭然惟在審擇而舉措之耳其為
功豈不大哉第此書之作蓋已累百年而世無善

治猶夫前日豈孫子千金之方不能療疾而然歟特有疾者不能服耳惟予耽看此書沈潛於燕湲之中欲於明新體用之說古今通變之宜體認而力行以作注措之左契而柰之何書自我自治不從欲反求政令無非尤悔之端今欲使先儒苦心不歸空言無補之科則其道何由咨爾子大夫必有導迪對揚之策須各悉意敷陳之予將親覽焉

又 抄啓文臣課講比較

王若曰奢侈之弊大矣原其所自則由於一己之私慾歟由於擧世之習尚歟惡奢好儉聖王所同

而茅茨土階變而為明堂靈臺汙尊抔飲流而為雲罍兕觥盬醢至於百籩絺繡備於九章而菲衣惡食之德或少衰矣此其故何哉漢帝躬行儉德而不能革文繡被墻之俗毛玠一為吏部而無敢有好衣美食之人然則人君之導率不如朝士之相勵歟古所稱窮奢極侈者有寶龜之支床有護馬之羅幬或一食而限二萬錢或每宴而備小四海皆可指其人而論其世歟若論今日之弊則莫閭晏嬰之弊袞率多慶季之美車快騎麗服非獨陳氏諸兒煉炭炊飯奚但乾符貴家擔却官事而

宰相以金珠爲契券托以文房而士子以筆硯競華靡郊莊江墅盡入起樓臺之場鐘街酒肆未見歇絲管之時髢髻之價或近千金盤羞之供殆踰十產房堗所以安老病而少壯無不處煖屋轎所以表貴賤而閭閻亦皆僭乘以至執鞭之卒舉著貂鼠農賈之子恥闕袍履此皆百年以前所無之事而近歲以來轉痼之弊也究厥所由果安在哉噫貧人之菁藿富人之粱肉也貧人之絲麻富人之羅縠也舉天下之國莫如我國之貧者在我國雖但食有兼肉衣具數事猶奢耳非儉況其僭越

汰濫之習只舉其大如右數條噫尚朴素斥華靡
即我　先大王遺志而予小子所以夙夜念玆者
也褻御之服常令屢澣燕居之室僅取容膝宮廚
減蚤夜之膳女伶袪左右之隊凡係節財儉用罔
敢或忽而奈之何志則勤而效愈闕經用不能當
一年之用內需無以支數朔之需每致販貿之簿
輒致歲增而月衍或有營繕之工徒歎時詘而舉
羸皀頭之庖晝未勘紫袖之箱衣不盈職由寡人
躬行之方未得其衷耳噫予大夫妙歲策名旋膺
華選無非端良正直之士也惟其對揚矯捄之策

如有素講于中可以少補我祛奢侈之治者毋拘程文之式須各實心條對以替丹扆之警予方臨軒而竢之

又 抄啓文臣課講比較

王若曰書稱乃文乃武詩言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是知文不通武不足以爲文而武又當以行陣爲上行陣又當以風后握奇爲祖故范蠡樂毅有大傳於握奇則受握奇者范蠡樂毅也張良韓信有小傳於握奇則得握奇者張良韓信也漢武帝使霍光敎習握奇於白虎觀則篤信握奇者又漢武

君臣也若諸葛武侯有大焉累石為聚於魚復浦名雖八陣實寓以握奇之法故説者以為八陣即握奇之圖握奇即八陣之経然由今見之八陣之龍虎鳥蛇反加於握奇之天地衡衙八陣之二十四聚又加於握奇之四面二壘烏在其経與圖之相發歟朱子亟稱握奇経文以為簡要精約周官如戰之陣亦是此法而且曰李通方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余雖老病儻及見之則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然今所傳蔡氏陣圖所謂牝牡衡方罘罝鴈行之目乃八陣之所不見握奇之所未載蔡

氏何從而得之而朱子所謂千古一快者其指是
歟咨爾鉛槧之暇必有講究于中爾須悉陳之

又 抄啓文臣課講比較

王若曰臨軒發策蓋昉西漢不過詢事而攷言初
非立體而定規故如董子之天人公孫之經術鼂
令之刑名雖其學術不同要皆本之實得可以措
諸事業曷嘗依樣畫葫蘆的變發如今之對策者
哉所謂䖏頭之衍義真同贅疣中頭之造語徒循
繩墨逐條之隨問略提大抵之趂題全謄捄弊之
臆對陳言篇終之引古預講續尾副急全乏實用

奚但對者之因循例套蓋由發問之勒定塗轍雖有黼黻之高手奈拘墨帖之八股排比之程式若不擺脫縱橫之禮樂難容鋪敘如欲參酌古今以定設問之規要得適用之文則不知改之如何可謂善問而有以發對者之意歟

又 庭試 殿試

王若曰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欲官人必先知人知人之於人主大矣哉夫以帝堯之聖哲何難乎知人而惟帝其難之者何也夢見而傳說作相筮從而渭叟為師知人之術亦資於夢筮歟三代以

後知人善任最稱漢武而如卜式之拔於芻牧日磾之擧於降虜果何所取天道策首擢董子社稷臣獨許汲生固不可謂不知而或黜之江都或斥於淮陽終不能以其官官之則知人之中抑有不知者存歟洛陽南宮自稱三傑之能用貞觀便殿指論諸公之孰賢其所評品果皆允當而無差歟天子以爲國器安國之見知也何居疾風知其勁草蕭瑀之受知也何事歟王猛之材世所不知而秦堅獨知之盧杞之姦人皆知之而唐帝獨不知何歟藝祖委書生以天下而竟負金匱之盟孝皇

倚魏公若長城而未免符離之敗此謂之知歟不知歟大抵知臣莫如君古語有之比如堂上人能辨堂下人長短賢愚庶或知之無難而抑有不盡然者今夫良玉委泥色澤不變君子在朝德操自異其心正身修表裏一致者暗中摸索可知其為君子而第人之心與貌不相符者亦多矣聽其言非不正直而察其心則回互觀其外非不公正而顧其內則姦詭色柔而志勁者有之質鈍而行敏者有之其變萬狀難以殫記若此者何以辨別於疑似之間斟量於權衡之際知之深而任之當乎

是以自古帝王孰不欲進賢退邪任職圖理而或
不免薰蕕同器朱紫亂色甚至於讎嫉忠良酷信
姦佞躬駕而隨覆轍者往往有之可勝歎哉予自
即阼以來思所以得賢共理而蔘朮之藥籠之儲
棖闑失大小之宜欲求勁直而孰是朝陽之鳳欲
藉威望而孰是在山之虎歟紀綱不可不立而賛
予振刷之政者何人訟獄不可不愼而輔予平允
之治者何人歟外而方伯守宰內而卿士庶僚或
出委畀而有不勝任者或在試可而有能舉職者
知人之妙終不得其方而然歟識良材於寒畯而

授官則拘於地閥舉殊績於蔭路而列位則遴於科目良由予知之不能盡其蘊任之不能得其當使有才者不盡立於朝在朝者不能盡其才也何以則品藻極精激揚有術俾先聖王知人官人之道復見於今日歟予大夫必有平日講磨於中者須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覧焉

又 禁直諸臣應製比較
及居齋生應製比較

王若曰橘之為物微矣然載於書記於春秋堯舜不常御而三王之禮義有取焉蓋亦殷乎盛哉於時為秋而羅浮之夏木奴之冬往往異其時於色

為黃而條陽之自閩山之朱徃徃別其色者何歟
交趾橘官南越橘籍所取乎立制者何義洞庭橘
里彭澤橘市所取乎錫土者何說歟謀生樹橘富
比乎千戶則因之為利者有之作賔懷橘名颺乎
六歲則因之著孝者有之由是人皆知橘之愛而
表橘之德踰淮為枳渡江作橙以言其氣質也三
擘聲應二叟象戲以傳其譎恠也以至壺酒之呼
瓊漿之稱騷人墨客感時托物之詠盖無一不資
焉将橘之義自致歟抑人之好有甚歟夫種鶉火
之墟擅氤氳之精璀璨而芬馥蓊茸而葳蕤陽之

性也而乃其炫熀玉案照耀金盤則必待九秋之寒光又何其反也歟物固有至微而寓至理者顧與子大夫講之

又 抄啓文臣課講比較

王若曰黜陟用人之大柄也不亦重歟九載三考創於何時每歲一考昉於何代歟大計羣吏掌是職者何官各試百官作是法者何人歟部行黜陟二千石之考察使名黜陟十一人之分遣漢唐故事可指以歷論歟定四科於長吏考課以立設九等於尚書功過并記良規美制果無末流之弊歟

可專黜陟川陝膺宣撫之命不聞黜陟盤谷保隱居之樂一達一窮之間何者爲勝歟化行盜息或願留而增秩心勞政拙或自署其下考其得其失亦可以詳言歟杜平陽之沙汰郡吏朱紫有分薛中丞之進退人物黑白最明黜陟之道何能而若斯之分明歟印綬爭解令長讋伏於朱穆襜帷載褰視聽開廣於賈琮惟威與明果爲嚴黜陟之本歟或稱殿最或稱褒貶曰殿最曰褒貶足可爲黜陟之別名歟或三黜而不慍或三陟而不喜如此人不可以黜陟勸沮歟大抵有國家必有官職有

官職必有黜陟序事辨賢儆於庸詢事考言取於
書日省月試遠聽近察于以激濁而揚清于以降
官而晉秩能否立見賞罰斯行庶績奏咸熙之義
百僚篤自勵之行上自唐虞下逮宋明雖或有優
劣損益之可言而皆莫不以黜陟為歸至于我朝
最重是法内而府院寺曹倉庫監署外而州府郡
縣驛鎮城堡大如牧尹小如丞尉流品之軍校領
長雜歧之醫譯律籌或付之各司之判堂提舉或
付之各道之方伯帥臣有殿有最是黜是陟十考
上五考上比满必而必遷二考中三考中與居水

而同條然而在貶則視緋綠而差等書題則分京外而多寡兩營屬司之同議俾有所統一年再次之必行克嚴其制則庶幾考課之大明勸懲之大行而奈之何挽近以來公法不遵私意橫流每等居殿盡是殘蔭冷武一筆斷罷未見巨牧大吏權倖不遜誰從李澥之校定簡書愈繁謾勞杜預之咨歎此莫非予寡人敎化未敷政令未行之致而廷臣於斯亦必有任其責者矣咨爾子大夫必有尋常慨惜于中者其各悉著于篇

又 抄啓文臣親試及文臣製述○甲辰

王若曰為國之道自有規模規模不立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規者規矩之規也模者模範之模也方圓出於規矩形質受於模範則所謂規模者果指禮樂而言歟指法令而言歟抑不離於禮樂法令之中而自在於禮樂法令之外歟勛華垂拱之世未知規模之如何而三代損益之治亦有規模之可言歟漢家之制度自有唐宗之樹立甚宏其立國規模有足徵者歟趙宋仁厚大綱克正逮至末葉削弱滋甚其規模之得失可以詳論歟一代之規模雖立而季世之弛張或殊時君之規模雖

定而每事之施措各異以其君而言則承寬大恭儉之餘而綜核者有之繼慈仁姑息之後而奮勵者有之以其政而言則明於發姦而忽於濫獄者有之詳於恤民而疎於制戎者有之皆可歷指而明言歟孔聖之朞月則可三年有成固非凡智可度而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將用何等規模歟審度彼已較時量才著為幾年之規即晦翁所以勗南軒者未知其時南軒告君之說果云何而若使晦翁當路則將何以定為畫一之規歟大抵今古帝王之為治或任德教或任雜霸其道不一而

若欲治成制定則必先立得一箇規模上以此規模御下下以此規模事上上下協心無所抵牾如射之有的惟期其必中如行之趨路不惑於他歧然後綱目畢舉陶鎔隨宜咸會于極而國以治矣予自臨御以來意在於先定規模凡所以立人紀定民志肅朝綱正士習者毋論事之巨細必欲如方圓之有所出形質之有所受而治不徯志事多違心絲綸之下誠意未孚施措之間功效漸邈試看今日朝廷果成何樣規模朝象泮渙而世道之規模未立言路崎嶇而臺閣之規模未立旌招雖

勤而未見彙征之美則求賢之規不可謂立矣禮羅雖設而久絶絃誦之聲則待士之規不可謂立矣國用虛耗而孰任理財之規軍制壞紊而誰定治戎之規惠欲遍於蔀屋而無下究之規禮欲行於朝紳而無檢束之規古人所謂經遠之規固不敢議到即牽架補漏之規模亦有所不逮如是而民安得不困國安得無危哉噫世降俗末雖欲立定規模而其勢末由而然歟抑予之所以立定規模者未得其方而然歟今欲反規模之未立而有以立之回治道之未成而有以成之其將以何術

致之子大夫必有平日講究于中者須各悉陳于篇予將親覽焉

又三日製

王若曰文體不一而艱與易而已辭艱者奇辭易者順何所取捨歟文莫尚於尚書而古文皆易今文皆艱至於誥諭之文宜順而反奇者其故何歟周公之文艱而不易孔子之文易而不艱均是聖人而發為文章者有此奇順之不同何歟西京文章最推馬遷而如范蔡四君等傳主乎順如酷吏貨殖等傳主乎奇出自一人而艱易之不同若是

者抑何歟揚雄法言之文專務鍊琢而未免後人
之覆瓿諸葛出師之表不事雕刻而尚致志士之
沾襟由是而言易勝於艱歟樊宗師之鉤章棘句
昌黎大加稱嘆白居易之俚語街談小杜極其非
斥由是而言順不如奇歟班固連珠之叙獨稱最
得其體陸機華葉之言或譏不見大體其所尚之
艱易可以詳言歟永明之體俑自何人而奇歟順
歟徐均之體行於何時而易歟艱歟楊士奇之詩
文號稱臺閣體黃平倩之古文自異翰林體亦有
艱易之可論歟徐堅見稱舍人樣穆脩羞爲禮部

格抑有奇順之不同歟歐陽一掌試闈而亟變西崑險恠之體王李競主騷壇而深詆東坡平易之文文人相輕自古已然而畢竟得失果何居歟大抵文體隨世不同而一世之間亦或屢變惟時之所尚而其盛衰興替未嘗不與政通矣貫道之文尚矣雖其下者必也學識積於中而英華發於外不求順而自順不求奇而自奇其順者如江淮安流一日千里其奇者如怒濤激石變態橫生然後方可為盛世之文而以文取士者亦可以叩其外而質其中之所蘊也我朝文士蔚然相望前輩鉅

手未知其孰為艱孰為易孰為順孰為奇而亦不可不謂之盛矣夫何挽近以來寂然無聞儒生所習不過科臼文字而如非泥於庸常亦必強作詭恠其於文章體格元無艱易之可言而膚淺淆雜愈往愈甚此固俗尚之使然歟抑亦培養之失宜歟何以則丕新文體或順或奇各得其宜俾有以張斯文而賁世道歟子諸生必有講究于中者須各悉陳之予將親覽焉

又 居齋生應製及抄啓文臣親試

王若曰立賢無方四字用人之要道也唐虞得人

於斯為盛而十六才子之外舜禹皐棄皆出帝系則登庸之賢亦有拔於側陋者歟周有亂臣十人十人之中何者得之於疎逖歟春秋世卿固有乖於無方之義而遊說之士一言而取卿相者皆可謂之立賢歟沛縣刀筆皆具將相之材南陽故舊盡成攀附之功豈天之生賢適多於帝鄉而無待於外求歟抑十室之邑皆有忠信而世主之所遺者固多歟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史稱漢武之得人其於立賢之術果有得歟王謝家子弟獨擅南朝九品中正之法肇行於魏隋則不可謂

之無方而足了一時之事未聞遺逸之歎者抑何故歟唐太宗刱設詞賦之科彀得天下英雄則試士而拔其尤果為無方之一助歟牛李之黨賢否相錯而每患取此而捨彼未能公選而竝用者舉昧立賢之方而然歟由布衣而不次進用自下列而寘諸要道其用賢之方則均矣而周祚宋業延促相懸者何歟仁宗講王素世好惟耆舊是任則夫為無方而嘉祐之臣多君子神宗舉南人為相所用皆新進則似乎無方而熙豐之臣多小人者亦何歟大抵后非賢不乂賢非后不食而天之生

才不係世類所以立賢之道莫善於無方故傅說
舉於版築管仲拔於縲絏王者以王霸者以霸他
如日磾以休屠之子而與受顧命裵度以柁工之
兒而名都將相韓魏公出於賤妾范文正養於朱
家甚至同母三姓舉為名士者有之上下千古如
此類不可勝數則用人之道其可以門閥而為拘
哉我國雖重門閥而如鄭道傳者以庶類而登昺
席如劉克良者以人奴而為閫帥如丘從直者以
遐鄉窮寒之士而驟躋華顯此固出於　列聖朝
立賢無方之盛德而古俗之異乎今亦可以想見

矣夫何挽近以来俗習漸痼凡民俊秀姑且無論名以庶孽則雖有奇技異能不得廁於名顯之列居在鄉曲則雖以嶺湖之素稱人才府庫亦多枳於持正之通夫以我國之褊小雖舉國而擇賢猶患不多況於褊小之中又除庶類則已失一國之半矣於其半邊之中又除鄉曲則所餘者不啻半之半矣於是乎又有門戶彼此之分則為國家所柄用者能幾何也故賢者不盡用用者不必賢而文章政事求備於一人兵戶吏禮遍試於一時亦勢之所不得不然也是豈有國立賢之道哉且彼

抱才者限於地枳於時舉至於窮老蓬蓽則亦為干和之一端肆予一念恒在於得賢共理捄時矯俗而左右思量未得其方如欲不問人地親自拔擢則或恐其未必得賢而徒致駭俗如欲稍加疏通矯改有漸則前後飭諭於廟堂銓衡者非不勤矣而竟歸虗文其將如何而可耶野無遺賢尚矣無論而今欲拔十得五挽今返古則其道何由子大夫必有宿講于中者願聞其說須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又 抄啓文臣講義比較

王若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國所維持人為防範天無二日而十日之稱昉於夸史人有十等而九級之制見於新書或適一至十或變十用九其許多界際無限層節自昔伊然矣况在我朝最尚名分如可歷指殆難更僕而朝官則有大臣重臣宰臣侍從百執事之别此文蔭武之名分也館學則有東上南上幼學業儒之號此嫡庶之名分也中人而有裨校計士醫員譯官日官律官唱才賞歧寫字官畫員錄事之稱市井而有掖屬曹吏廛民之名此中人市井之名分也外此下賤之服

事力役者有萬其數而軍隷奴僕工商傭雇之微亦有彼優此劣之差名分之截然顧不重歟然而朝廷之上閭巷之間全昧正名之義率多犯分之譏名分二字掃地久矣爾等皆出入三司之人也必當有慨然于中者凡所矯令返古之道須各悉陳之

又 人日製
○丙午

王若曰儒於道最高儒豈易言乎哉韻書訓儒曰以碩德說文釋儒曰以述士同是字義而若是不同何歟漢立九流儒居第一周定三教儒在其先

猶可謂知崇儒之方而儒林之傳輒亞於循吏儒素之尚或絀於詞賦作士之意立國之規乃與彼相反何歟以儒道而得民周禮著說行儒道則富大荀卿立言儒者之有關於國家若是之重歟儒之藝有六儒之分有八其六其八亦可以指言歟縫掖章甫聖人之遺服可詳甲胄干櫓戴記之論行可聞歟齊人歸汶陽之田固知天下之無敵賈生赴長沙之謫誰識漢朝之惟一歟敎三遷而成大儒通五經而為大儒大儒則同而亦有淺深之不同何歟制禮遭兩生之譏而卒為儒宗應詔進

三場之策而乃為儒首兩儒之得失優劣可得以
詳言歟漢帝溲冠猶成累百年不拔之業魯公禁
服爰得千萬語不窮之士大牢一祀自可為祈永
之方而漆園寓言不足在徵信之科歟罵豎儒之
幾敗而反勝數歲之將折腐儒之安用而能說九
江之王豎儒腐儒亦有可用之時歟儒冠入坑忍
說狂暴之秦儒雅賞塵孰歎清虗之晉歟篋笈之
士雲集誰是海內名儒郊廟之禮草創誰是當世
通儒歟寸舌戰江東之辯果見席上珍之才片言
屈柱下之書足貧鐵中金之治歟金椎發塚之語

復出於青蓮居士峨冠蒙優之辱至及於紫陽夫子詩人使酒之言不足掛齒姦凶嫉賢之惡若是甘心歟無為小人儒子夏承述蛾之誨恥為章句儒李靖起攀龍之想儒門之志聖賢將門之志功名亦可謂一般其志歟韓非子之刑名宜有亂法之斥杜工部之文章反發誤身之歎何歟無真儒千載繼洙泗之統者誰歟集諸儒大成明濂洛之學者誰歟排詆先儒頒行新學則實兆靖康之禍崇奬羣儒享腏文廟則爰受理宗之號其得其失可以備論歟奎運忽沈於胡元許衡之儒術何益

陸學殆半於　皇朝薛瑄之儒道亦孤天之於吾
儒有意歟抑無意歟靜棲翰林則曰純儒違離道
本則曰僻儒譽之則有醇儒俊儒之稱毀之則有
小儒俗儒之號皆可以一一歷言歟内而格致誠
正之學外而錢穀甲兵之類大而宇宙内事小而
筆札間事莫不從儒者已分上做去則工夫次第
踐履精粗亦皆可以詳言歟大抵儒者士之别名
其術則天人性命其道則中正仁義其書則詩書
禮樂澡身而浴德強學而待問不隕穫於貧賤不
充詘於富貴用之則治不用則亂世道之汙隆邦

運之否泰未始不以儒者之進退卜之故古昔盛時儒教之是奬儒風之是振王帛遍走白駒言縶鴻儒碩士于于而至以之為邦以之安民則有國所重莫先於儒可知矣猗歟我朝天啓文明 聖神相承儒賢輩出終始緝熙之工度越殷周師友淵源之學駕軼關閩華野起繹黍之人文廟多腏豆之賢以至於人尚儒術戶啓儒門河間之被服魯國之俗好未足喻也夫何挽近以來漸不如故天德王道尚矣不論而傳會訓詁之儒反遜於兩漢記誦詞章之儒同軌於六朝褎衣寬帶徒取儒

者之服博學多聞久缺儒者之行太學問事誰是
賈長頭之不休鄉里教人未聞馮仲文之好學雖
在一二旌招之列者徒遂肥遯之志未見来賁之
喜亶因予招徠之舉適足為備文之歸在儒者幼
學壯行之義亦豈以一人之寡昧而反忽致澤之
方乎興惟及此寧不慨惜何以則登崇儒術挽回
儒教異端之横流辟以障之吾道之榛蕪廓然闢
之朝有揖讓之風而士無紛競之習野絶詖僻之
俗而人歸淳厖之域躋一世於三古熙洽之治耶
子諸生在賢關首善之地必有素講于中者其各

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又 到記儒生春試

王若曰古今之時不同今之時不可以為古之時歟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如可挽今而為古三王之聖何不以其時為五帝之時歟且堯舜之時異於黃帝黃帝之時異於羲農則謂之人文之漸開固宜而時至於堯舜盛矣至矣遵其道守其法雖千歲可也而三王之時又各自為異者何歟殷之時不可以為夏之忠周之時不可以為殷之質歟豈忠之弊不得不矯以質

質之弊不可不矯以文歟華忠之弊以還其忠華
質之弊以還其質亦何所不可而必也時各異尚
歟商不能為夏周不能為商則漢唐宋之不相及
亦其勢固然歟雖使三王之聖當漢唐宋之時亦
將無如時何而不得復為三代之時歟唐不及漢
宋不及唐亦如忠變為質而質變為文歟漢唐宋
所尚之各異其流之為弊皆可歷指而詳論歟邵
子皇極書以皇帝王伯分屬時代皇之中又分帝
王伯帝之中又分皇王伯王伯亦然四四十六為
十六目今之時果屬於何目歟皇歟帝歟王歟伯

歟自堯舜至于今同是午會邵子之說今以日晷驗之則自巳之末至未之初表陰之移不能以寸物象熙明光景無改而反觀乎時世則四千餘年之間淳澆遞降殆無餘地此其故何歟推此以往則民之類幾何不爲鬼魅而挽回古道之說將歸於虛設豈其然歟吾東方歷檀箕羅麗而爲我朝列聖相承治教休明蓋亦東方之盛時也世之論者以我朝習尚或比之宋時或方於周時何說爲得歟挽近以來時弊滋興無論一二百年即視數紀以前便若邃古之難及噫嘻此曷故焉今時之

弊固難更僕以數而姑舉其大者古之為士者必飭威儀礪行檢敦說詩書宗主淵源今則惰其四肢脫其繩墨入處家庭蔑詩禮之訓出遊庠塾之揖讓之風甘自處於下流而恬不知恥此其故何哉古之為卿大夫者必經綸世務矜持名節憂國家如己事以士論為己任今則事到面前惟事規避除非身計視若弁髦悠悠泛泛苟度時日古之臺閣謇諤日聞彈評相續今則委靡婾婀苟且蔑裂語到乘輿怵惕畏禍一切官師漫不可否此其故又何哉古之監司守令貴廉白恥貪汙今則上

慢下暴民瘦而己肥然猶白簡不騰壘守無警古之朝廷寅恊而靖共今則渙散而睽離古之堂陛尊嚴而莊重今則惰慢而輕壞紀綱由是而不立名分由是而屑越一種風氣滔滔然如水益下未知此弊又何故而然也若其飲食居處古之宰執之會剝瓜而為肴者有之相公之家張傘而避雨者有之今則滋味極口猶嫌下箸邸第連巷動踰常制衢路康逵之間不高冠濶袖者幾希奢侈之弊亦莫盛於今時且以民俗言之古之民愚朴而今之民巧黠古之民嚴畏官長或不能盡其情而

今之民淩上蔑法往往為搆誣脅持之計古之民
守本分縁隴畝而今之民羞執耒耜濫托儒名凡
此種種弊源亦豈無所由而然歟於戲上自卿大
夫下至民庶既有似此弊端氣象之萎薾風俗之
乖亂非復古昔盛時是皆時之漸降氣數使然莫
可以挽回歟抑有可以挽回之道而特不能致力
歟予寡人臨御已十年于茲夙夜憂懼思有以挽
回時運而事與心違治不從欲自顧治象茫無涯
畔仁天警告於上小民怨咨於下　宗國之憂凛
如綴旒而猶且恬然佁然苟冀一日之無事予寡

人雖甚洟涊汙豈樂此譬如大病之人一毛一髮無不受病而不知受病之祟用藥之方則無寧束手望醫以待厥疾之瘳耳今之說者皆曰時已淆漓俗尚因循雖有神丹妙劑其於今時何哉云爾而予則以為今時則易然也易曰時之義大矣哉若由今之時變今之俗則唐虞三代雖未遽議亦豈無一變至道之機歟天之生材隨時了事談時慨時之彥世豈無人特有之而不能用耳於戲言路之為今日病久矣日前臨門思聞昌言而發言盈庭未見有一人之慷慨應旨者此固寡人訑訑

拒諫不欲至誠求助而然也豈但今日廷紳之過也然草野韋布之士亦何所憚而不言哉近年大庭發策不知為幾遭而亦未見古人之痛哭流涕者率皆屑屑於科臼之末或恐一言之拶逼時政一事之觸犯時諱父詔其子兄勗其弟以不言為第一方言路之杜塞胡至此甚搢紳既不言草野又不言寡人將誰與為今時𣪧爾等皆通今博古之儒也其於時行之義時措之宜必有隱括于中者目今為弊之由捄弊之方自寡躬闕遺以至時政得失無巨無細政宜極言竭論書不云乎臣下

不宜其刑墨爾等雖非任言責者幼學壯行即他日出而事予者儻以今日臨軒之舉認出苦心至誠則寧忍趑趄含糊重孤予諄複之諭歟言而不從謀之弗庸咎在予一人詢而不陳求之弗應咎在爾多士爾等須各勿拘程式悉陳無諱予將親覽焉

又 到記儒生春試○丁未

王若曰人有恒言必曰著書立言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而與立德立功同居不朽之列三墳五典作於何人六藝九流昉於何代歷聘齊梁退而

作七篇孟子遠述堯舜時則有一部中庸聖人著書亦出於立言之義歟揚雄草玄招僭號之譏康成發墨起操戈之歎一譏一歎孰臧孰否柱史遁世而留書五千蒙叟齊物而放言十萬能不見笑於大方之家歟龍門執手蘭臺踵武父作之子述之以世傳書何歟戸牖置筆書就論衡門庭著紙賦成三都奈若是之勤歟韻綴千字嗟鬚白幾時筆閣一𦙃歎汗青無日奈若是之難歟以為業則棄官蜀郡以自樂則隱跡汾水何若是之急歟顔氏不著述而後世之傳愈遠長卿尚文詞而俳優

之斥難免人之善不善而無關於書之著不著歟盖自倉羲代繩有言斯有書禮樂刑政莫不錯綜於是皇王之蹟至于今數千百載炳乎如日星不朽之業固不讓於立德立功者矣矧在我東運啓文明　神聖相承真儒輩出訓謨邁唐虞制作侔天地立言之體備右文之治盛矣奈之何挽近以來作者之家數不傳士夫之語言無味支離文字莫補世教寂寥篇章不切時務是非則局於黨私之偏陂志趣則在於勢利之奔競曷嘗見高著眼目流出心胸一言之重可以傳於天下後世者而

若夫章甫之功令薦紳之章牘亦無自得之見徒有依違之意殆同嚼蠟之味不啻隔壁之聽如欲使令日能言諸子丕變楚咻毋襲夢囈著說如布帛菽粟之有用持論如權衡錙銖之無差袪浮薄之習而尚忠信戒詖淫之辭而務精白唯我羣言之首克效盡言之誠官師之相規寧恕毋許衮職之有闕必祀無隱人主拜其昌言婦孺誦其讜言名言在茲嘉言罔伏則其道何由子大夫平日讀書立論必有隱栝于中者其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又 三日製及文臣應製

王若曰為治之道莫京於皇極而自箕子之發之更後數千載尚有能建其有極者乎夫朋分於好惡黨生於此周而皇極之不能用也舊矣猗我

先大王誕敷建極之治五十年如一日烏虖蕩蕩無能為名盛矣哉嘗試言之吾東偏邦也偏故易朋偏故易黨其初起也疑貳於一言一行而沸羹乎半朝半野以角勝為氣節以調劑為疲軟而時象蓋一變矣於是乎名目纔限於城府爭端又歧於鄉隣彼勝此負門戶派別入主出奴戈戟相尋

苟同於己必措諸衽席苟異於己必推諸坑坎以及才智之能否文學之工拙謨猷之得失皆視其人之為類而軒輊之蓋再變三變至于屢變則消消不已馴致滔天之横流炎炎不息轉成燎原之烈焰其不入於胥溺而俱焚者幾希惟　先王有憂之喣濡於斬伐之餘聚會於側睨之際誕將皇極二字用敷錫厥庶民而告之話言而不率則推之誠信推之誠信而又不率則威之刑政不亟不徐大羞而靡倦勿忘勿助小事而罔忽初若落落難合末乃融融無間斯其有没世不忘之思而歛

時五福以遺我太平萬世者也予曷其不于　前
寧人圖功攸終烏虖予之受　先王命承　先王
位且十載于玆繼述之徯應未著傾軋之宿弊漸
長非不亦面命而耳提也聽予邈邈視予藐藐狙
詐伺隙而謀身不暇謀國龍斷媒利而由己亦諉
由人如是而孰顧效匪躬孰樂為仔肩或傳信傳
疑自托於畦畛或曰朱曰紫墨守於株絃而駸駸
然壞我　先大王久道化成之功烏虖此曷故也
予不能欽遵皇極是彝是訓以盡予堂構之責
先王其肯曰予有後雖予搢紳章甫不能惟皇之

極同寅協恭以弼予會歸之治乃祖乃父其肯曰余有後爲虖朋黨破則國脉不傷皇極建則王道其昌予寡人之不逮子大夫之所覩聞也其將何以教寡人取之於術愼其所出毋猥毋并明以諭予予將親覽焉

又 抄啓文臣課試比較

王若曰六經之中最刓缺者莫如尚書其疑信相半至于今未決者又莫如尚書盖以孔壁所出稱古文伏生口傳稱今文而古文不行於漢時惟司馬遷乃得師授其傳端的今文盛行於漢時而鼂

錯自以己意傅會屬成此尚古文而絀今文之論也古文文體平易雅馴今文文體佶屈聱牙佶屈聱牙者似乎古平易雅馴者似乎今故吳澄又疑千年古書最晚迺出豈有字畫文勢略無齟齬者乎此尚今文而絀古文之論也或以汨作九共槀飫等四十二篇謂之亡書或以孔安國家所得十餘篇謂之逸書又或以舜典篇首二十八字出於南齊得於大航頭爲古文非真之證而同異之說凡若此類不勝其紛紜夫尚書之在世間猶天之有日月地之有江河江河决而復完日月蝕而復

圜而尚書之决裂錯亂三千餘年尚未得完且復焉豈非儒家之一大欠典乎何以則正其訛謬辨其真僞一復先聖删定之舊歟願與諸大夫講之

又 抄啓文臣課試再次比較

王若曰語默之於人大矣哉利害分於公私治忽形於得失竭兩端而其變不窮夫語默亦何常之有故旅賁獻規暬御獻箴此語之所以為治而讒說殄行巧言如簧則忽在其中吉人辭寡長者言訥此默之所以為利而鳴鳳不聞仗馬皆然則害在其中哲辟恭默思道良臣知無不言則似宜上

默而下語而王言之如綸智者之能默又反之吾
儒知言能言異端守默示默則似宜語是而默非
而先行而後言可言而可默又反之語默之難乎
適從如此哉予為是懼自夫一身之語默以及一
國之語默蓋嘗克謹克戒盡情之辭守缾之訓竝
行而不悖來諫之方抑嚚之政均施而無偏尙庶
幾上下之語默一循乎當然之則而子孫黎民共
享其利以保治于億萬斯年也雖然夷考其實日
負此心語涉董威則疑之以厭惡默若淵渟則指
之為踈棄求言之詔哀痛而逆探其意有所指廣

詢之舉頻繁而倒爊其引而不決者固皆予誠意之未能孚人將自咎自勉之不暇試觀今日之時象語默當乎否乎謇謇諤諤寂矣繩愆而補闕捷捷幡幡槩是挾私而逞憾彔萬之讒飄風之剩忽兆於寧靖之朝而公車之堆積殆過於嘉言罔伏之世於是乎如蜩如螗罔念咠鐳之有耳因是因非莫省象魏之有典而風俗轉益浮動倫綱轉益隳壞矣嗚呼一人之聰明有限萬機之酬應至賾予所待以為國者非逆耳之言沃心之謨乎使今之語者不忘君違如臧孫不喜彈劾如陳壽予雖

否德豈不能虛襟以受之側席以容之乎使今之默者言不出口如周勃外訥內敏如慕容時雖每下豈不能返瀉以為淳回汙以為隆乎夫不語其所當語者亦喑啞而已不默其所當默者亦噂沓而已識者之於今之語默必拊掌長唏思所以矯捄之苟有不煩之要言可作對證之藥石子大夫其勿終默幸悉以語予予方臨軒而竢之

又 人日製 ○戊申

王若曰人日之稱出於寓言歷代相仍遂作佳節至于我朝昉行節日之製與三三九九竝列於試

令造我衿佩責飾昇平甚盛舉也顧名思義在物猶然況乎日以人名科以人名以是日赴是製其可不反究降衷之理勉思踐形之道以答昔人命名之意乎從來膺是選者類皆被棫樸陶鑄之化明天人性命之原居家則盡人子之孝立朝則竭人臣之忠一循天賦之則蔚為王國之楨降及近日士風不古小學久廢蔑做樣之方西銘不讀昧惟肖之訓泯泯棼棼交相效尤此固予寡人不能作人之過而思皇之士未必待文而興則亦豈非子諸生之羞恥乎如欲人皆淬礪擺却纒繞毋忝

厥初之生不負最靈之名世無乏人之歎朝有得人之休復見　祖宗朝濟濟之盛而履兹新元酬此令節則其道曷由子諸生其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又 到記儒生春試

王若曰人不可不學而學有邪正虛實之殊又不可不早辨而熟講之也學字始見於說命精一之學傳自唐虞而至傳說始道出學何歟道學之稱肇行於有宋所學者道自昔以然而至程朱乃以道學稱之者何歟學之盛莫尚於孔門而孔門之

學一二傳而多失其真或至於為莊周為荀卿此
曷故也儒行篇所載諸儒之學果皆一出於正而
陶潛所稱八儒之學其優劣得失亦何如也西漢
之儒最推董子其為學果醇乎醇歟韓子稱揚也
大醇司馬氏謂以見天地之心然則揚雄之學亦
有可取者歟經學最盛於東漢而各祖其說至有
分爭主庭之弊其彼此門户皆可指言歟文中子
倡學河汾其功不少而先儒直擬於王莽無乃過
歟昌黎之學不過闢佛一事論性之差無異於荀
揚其視李翺復性之說不及遠甚而先儒每以昌

黎為正學而李翺則不與亦無乃偏歟涑水疑孟而未聞兩程以是而斥之邵子為內聖外王之學而朱子却比之莊周者何歟陸氏禪學闢之廓如而以南渡以来八字著脚穪之東萊史學辨之嚴矣而以四氣之化備於一身賛之者抑何歟晦庵精力專在大學而再傳而為王魯齋已有異同之說豈為學之實則不係於箋註歟王陽明之改釋格致與魯齋將無同也而彼則不失道統之歸此則未免異端之斥得無有或主或奴之嫌歟陽明之外如陳白沙胡敬齋之為學所主者何說歟

皇明學術最推薛文清而其為學之正且實果於何而見之歟文清之後以學自名為海內所宗仰凡有幾人而亦有能得聖門之嫡傳者歟我朝儒先蔚興吾道東矣如五賢之卓然為後學尸祝者固無議為而至若故處士徐敬德探索之工故徵士曹植壁立之學其醇疵高下亦有可以詳論者歟大抵所貴乎學者以其學而可至於聖人也凡其入德之門進道之階聖人之所開示後學不啻明切而隨其氣質之所近而趨向各殊於是乎有虛實之別焉有邪正之分焉苟或名為聖學而路

頭一差則是猶浮舟斷港而求以至乎大海也甚至害聖道誤後生罔不由是可不慎歟近世之學子不知其邪正虛實之所在而竊有不能無疑於中者古之學者入學之後自夫離經辨志敬業樂羣以至知類通達強立不反其所進就皆可以年數為限而蓋未有九年無成者雖以宋儒言之相離半年去得矜字則切己之工有如是矣而近世則不然向學之志勤矣為學之日久矣而往往勞而無功進寸退尺一書一經童習白紛而衷考其行猶夫故我豈其資質每下而然哉抑必有不得

其門而入者矣古之學者幼而學壯而必行之盖不仕無義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者孔門之學也故從上聖賢邦有道則有兼善之心邦無道則有捄亂之志既無不可為之時則亦無不可仕之日矣雖其下此者亦可以一命之士於人有濟為心故歷數先儒不仕者幾希而近世則不然一以學問見稱便以隱遯自居旌招雖勤引入愈甚殆同踰垣之弊實無縶駒之望豈皆量時量己而然哉抑必有便宜之私參錯於其間者矣噫修於身而少將就之功施於人而負拯濟之責古人明體

適用之學恐不如是執其跡而究其本則無乃於正當底門路朴實頭工夫猶有所欠闕者歟况且數十年來則為士者舉皆樂放縱而憚撿束并與學問之名而絕無僅有儒家之弊至此而極矣今欲使士皆趨學學必以實闢邪說衛正道處則進德而修業出則尊主而庇民真無媿於古人之學則其道何由子大夫必有講辨於平日者其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又 到記儒生秋試及抄啓文臣親試

王若曰孟子孔子後一人而孟子七篇孟子之道

之所載也或以為歷聘不遇退而自著或以為没
後門人追記其言二説何者為是歟論語只説仁
字孟子則并四德教人春秋獨尊周室而孟子則
勸諸侯行王所願學孔而若相反然者何歟善養
浩氣誠有發前聖未發之功而只道性善得無不
論氣不備之歉歟好説詩書而獨不引周易之辭
者何歟優入聖域而猶未免戰國之習者何歟把
定繩墨有千門自在之象剪出彩花乏造化無迹
之功此等氣象於何看得歟或謂學之則無可依
據而用力或謂讀而後始知王道之易行先儒之

論各有牴牾何歟始置博士昉於何代請為學科出自何人高宗手書屛風果可謂之酷好希憲號稱孟子亦可許以善學歟錢唐以死直諫而竟有節文之撰修溫公起疑成書而又有常言之詆譏後王後賢所以不能無同異者皆可歷指而詳言歟大抵孟子之時世衰道微處士橫議楊墨塞路孟子挺亞聖之姿得孔門之宗開聖道斷羣疑導化源救時弊旣不能得其位而濟斯民記平日答問之辭以詔夫後世學者嚴義利之辨闡性命之蘊距詖黜邪扶綱植正其辭也文其旨也通其言

肆而中先儒所謂包羅天地揆叙萬類者不其然
乎自漢以来已與論語庸學竝列于經或以為兼
經或以為小經學者知尊信矣暨乎程朱出而接
不傳之統為之句分章析明其指歸則導是路而
溯洙泗者庶乎無沿洄斷港之事矣柰之何此書
愈明斯文愈晦良知之學傳法於告子塗聽之說
太半是鄉愿其能不捨己田毋揠宋苗擴天理而
遏人欲烝然為聖人之徒者歷數千載凡幾人予
憫世道之詖淫懼人心之茅塞胄筵經筵講是書
者近五六次又命抄啓講製文臣每旬課講其意

豈徒然哉第其論説特資一時之口耳則抑恐其徒為應文之歸難期擴善之效今欲使真知立言之旨見諸行事之間得免讀了無事之譏而為居安宅行正路之階梯則其道何由須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又 抄啓文臣親試○己酉

王若曰坤作隧勢高下有則知廣輪辨五物此地理學所由自也曾子有地圓之訓則諸家之以地為方何據也朱子有饅頭之譬則四維之不滿東西何謂也邛戎弇蕺柱玄咸陽并神為九州而黃

帝以後之九州乃不出神州廣狹之相懸若是歟泰遠邠國濮鉛祝栗分界為四極而二十八宿之度外又更有四表疆域之無限至此歟五嶽為五方之鎮而廣桑長離之屬亦謂之五嶽者著於道經四海為四方之紀而溟海瀚海之表又有大瀛海者見於洲記其方位名目今可歷言歟南北兩戒之說肇自一行陰陽四列之論創于康成其從某至某俱可詳確歟五經之首山南曰招搖西曰錢來北曰單狐東曰樕螽中曰甘棗則泰華衡恒不足為五方之首山歟四瀆之尋源江曰岷山淮

曰桐柏濟曰王屋河曰崑崙則昭稽贊皇昌指為二水之自出歟黃河九曲之山名星名于何可考青草五湖之一水五水將誰適從歟無熱天孫何山之異名而出於何書歸墟天池何水之別稱而始於何人歟巨靈之手擘華山共工之怒觸不周其事弔詭河伯之授禹河圖庚辰之鎖無支祁其說荒唐而尚傳於載記何歟五服九服虞周之殊制者何義豎亥大章東西之異步者何故歟禹貢一篇儘是千古輿志之宗而梁岐在兩州沱潛非一解左右碣石疑案至今大小積石聚訟紛然以

及三江九江之彼此分合九川九澤之實指泛論尚未有明證而剖破之者豈天下之地理終不可窮歟史志所載足見歷代因革之迹而春秋以降秦置四十郡縣漢置十三州部唐有十五道宋有十八路元立十一省明立十三司其裂土之制何者為便而拓地之廣何代為盛歟洛陽受敵於四面金陵僻在於一隅汴京濱河常有衝決之患燕都近胡每多馮陵之虞地利如此猶得以控制天下者何歟燉煌張掖折入版圖而匈奴始衰福餘泰寧旋撤藩籬而蒙古復熾窺南國者必據全蜀

保江左者必守長淮四代得失並可以逐一條析歟以東方言之一隅連陸三面阻海朝鮮之號遠自檀君肅愼之命載在周乘漢帝分置四郡唐宗仍設九府其地其蹟皆可援古以證今歟三韓分屬當主何說三國定界的是何境黏蟬今隸何道蓋馬果爲何山歟馬韓濊貊高句麗有二沃沮安市浿水有三扶餘有四帶方有五伽倻有六國號地名何其混淆無別而可悉舉其所在歟羅封五嶽九州麗置四京十道眞興之巡北境功著闢土景德之改邑名意出變夷亦可指其處而論其事

歟渤海舊疆半入契丹則麗祖統一能無餘恨耽
羅孤島初有星主則九韓居四得不已僭歟惟我
國家受天休命全有大東分八道而州郡星羅環
四圍而鎮堡棋錯經緯過數千里休養且累百年
沃野膏壤桑麻自足深林大澤貨財日興南有箘
簵漆絲之饒北有蔘葺皮革之產山居千章之材
水居千石之魚而民物之殷庶風氣之文明庶乎
其甲于外服矣奈之何挽近以来人不知地理之
為政本關防多疎虞之歎城池無修飾之效畿輔
兵閫廟議之進退靡常江都統禦衆論之臧否不

一欝陵捐竹久棄為空島閭延茂昌逖未復故郡以至於朝無榷利之政而魚塩轉貴道無採礦之使而金銀漸竭則人才之遞降習俗之澆漓蓋不待言而知凡此數者所以便宜矯捄之策不于子大夫而于何諮詢歟且予聞之星野所占坤輿所載名山支山之分出水受水之所眉列掌示圖臚表識然後物土宜而知利害可以厚生可以修敎故志地理者代有其書迄齊梁至數百餘家陸澄任昉先後集為一部名曰地理書及夫隋唐圖史散佚陸任所纂已不可問而别集自行者猶五十

餘家則後此而出者其富可知也獨我東儒者最踈於名物之學所傳地理書不過勝覧備考一二種而已此豈足為經世博聞之一助乎抑草野之間人各有枕中鴻寶而特祕閣未之收歟亦願子大夫為予揚扢而并著于篇予將親覧焉

又 閣臣承旨應製

王若曰天之所以為天本何為哉蒼蒼焉耳矣然日月貞其明星辰耀其光雲漢倬其章以之著不息而前民用不亦重乎天文之於為國也務孰先之先王知所先務是以史領天文肇自隆古而夏

有昆吾殷有巫咸周有史佚施及諸侯如魏之石申齊之甘德魯之梓愼宋之子韋鄭之裨竈楚之唐昧皆能各有圖驗為世名家其所操者一術耶二術耶後人之論何軒何輊蓋天也宣夜也渾天也古之言天象者三家也宣夜絕無師承則今不可以郗萌虞喜穿鑿之說強為之觧而蓋天之蓋笠覆槃其制可詳渾天之如卵裹黃其形何如桓鄭蔡陸謂蓋天之多違天象則蓋不如渾耶王仲任據蓋天以駁渾儀則渾不如蓋耶宗動也列宿也填星也歲星也熒惑也太陽也金星也水星也

太陰也今之言天體之九重也圜則九重見於楚詞則其説固有所本而朱子所謂不是分九處只是旋有九者果無異於高卑之論耶曆家所證諸曜之掩食行度之遲疾亦皆合於遠近之驗耶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古法周天之度也三百六十度今法周天之度也恒星不移而黃道西退古法之歲差也黃道不動而恒星東行今法之歲差也古勝於今耶今密於古耶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漢志也天左旋日右行日東出月西生邵子也天與日月五星俱左旋張子也傳詩則從邵

傳書則從張朱子也前賢之不同如此將誰使之
折衷耶北極有南北之高低而寒暑相反時刻有
東西之早晚而晝夜相反其經緯之數對待之故
可歷言之耶分野所以配九州而南疆日闢宿度
不改雲漢所以表兩戒而河道旣移星土莫遷雖
以淳風一行之善言天者猶不免傅會而然耶王
奕以十二次謂出於黃帝則實沈之名可前知於
高辛之前大梁之稱可預言於分晉之先耶陳卓
以星名謂出於甘石則羽林郞將春秋亦有此官
王良造父當時亦有此人耶北斗當春夏則其色

青而赤當秋冬則其色白而黑隨四時而異色者何理也星遠赤道則其圈宕而寬近赤道則其圈逼而窄以遠近而殊形者何故耶緯星聚奎而占文運之將興難星過空而護御舟而移次以何數而推驗之神妙至此耶地氣動而儀丸之墜不爽分刻節候到而輪扇之應如合符契以何術而制作之精巧若是耶器莫古於璣衡而論其制者或指為渾儀或指為璇樞何者為是經莫古於周髀而疏其義者或云周公所作或云漢儒所贋何說為當耶洛耿造圓儀賈逵造黃道儀張衡造運天

象王蕃造渾天儀果能無乖於古法而有發於新義耶元有簡儀仰儀闚几景符之屬明有象限紀限天球地球之類其爲最精者何據而所測者各異耶嵩高之爲天頂隨地不同而註家則誤觧天中之義小兒之鬪日影難言其理而後儒則刱爲蒙氣之論看書之不易如此耶是皆天文之不容不明辨者而肆予寡人之素昧於天官家言子大夫之所覩聞也然亦嘗因在心之天而推在器之天因在器之天而推在天之天其於欽若敬授之道未始不屢致意焉則凡後人之握數縱橫制器

測候爭錙銖而較秒忽者悉不外於堯典一篇夫分命羲和曆象日星之事也閏月定時曆象月辰之政也日紀於星而成歲故有分至啓閉之節月會于辰而成月故有晦朔弦望之分分至啓閉者民事之關鍵也弦望晦朔者庶政之綱紀也天文之大端豈有出此數者而文約而意該法簡而功博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自是以降其踵事增修雖專責於有司而名義之粗淺殆庶乎無人不習是以婦人之語曰三星在天戍卒之詞曰月離于畢兒童之謠曰龍尾伏晨烏虖近世之文

人學士自謂研九經通三才而一涉曆象茫然以為越人之章甫者斯可以知所愧矣我國有大焉一隅偏壤文獻無徵而藝業之創置象數之講授皆自本朝職有專掌則揆政齊政之閣簡儀渾儀之器制度入神妙用無窮追三古協紀之治垂一代不刊之典猗歟盛哉雖然天度之流行旣健人心之智思有限而臺官泥於舊聞當事憚於更張盈縮留伏交食淩歷一用中制無所通變則因襲之弊馴致孤陋固其勢也於是乎合朔之時刻不知東西加減而干支晦朔并歸差訛中星之子午

不知歲差推移而五更率分亦且乖戾以至氛祲之占驗多錯躔離之推步皆踈取譏於大方之家而有歎於撫辰之化玆豈非予一人不能導率之由耶其矯今反古允釐咸熙之績將何道以求之烏虖二三子大夫其帥志無隱予方臨軒而竢之

又 抄啓文臣親試

王若曰文有一代之體而與世道相汙隆讀其文可以論其世也周道降而策士縱横漢業弘而西京爾雅之文之體孰使之然歟二陸迴睽之詞珠流璧合六朝綺麗之唱鳥過花飄世亂則同而文

體之異何歟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而不能迴既倒之瀾輕纖素練窘于邊幅而不害為明時之輔抑亦文體之得失不關世道之盛衰歟欲革浮華而大誥是作黜去險恠而學體丕變牖俗之方本不在於言語而正趨之要亶不外於取舍歟俚之而有宮體俳體之譏詭之而有時學時文之誚是將氣格之隨人而莫之可矯歟毋或奬進之失宜而轉以成習歟槩文以世降而體不得不變唐虞而有典謨之體商周而有訓誥之體流而為漢唐正宗派而為宋明諸家雖其元氣之厚薄與時消息

類皆循蹈軌範羽翼經傳以鳴一代之盛而不失典雅之體矣我朝文明鴻匠接武恥讀非聖之書蓋道非法之言窮則攻傳後之業達則治需世之文黼黻皇猷賁飾至象一見其書可知為治世之音也近來文風漸變其所謂操觚之士不本乎詩書六藝之文埋頭用心反在於稗家小品之書發而為詩文駢儷之作也筆未落紙氣已索然譬如昏睡之人時作譫囈自以為極其巧透其妙而不成葫蘆之畫殆同迷藏之戲用之鄉黨而反不如學究陳言用之朝廷而無以行大小詞命求之前

代無此體段考之我東無此品格是果孰從而傳法之也予為是悶每對邇臣未嘗不以變文體之說反復申戒不翅勤懇而聽我藐藐成效漠然如欲一洗啁啾之陋咸歸醇正之域蘊之為經術著之為文章庸成一代之體俾新八方之觀則其道何由子大夫其自是策擺近臼挽古轍使予莫為空言

列聖御製卷之七十三